第五十六章

瑞德走了已经三个月了，在这期间思嘉没有收到过他的任何音信。也不知道他到了哪里，也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回来。其实，他究竟还回不回来，她心里根本没个数。在这几个月里她照样做自己的生意，表面做得是很神气的，可心里却懊丧得很。她觉得身体不怎么舒服，但在媚兰一个劲儿的怂恿下她每天都到店里去，好像对两个厂子也仍然很感兴趣似的。实际上那家店铺已开始叫她生厌，尽管营业额比上年提高了两倍，利润源源而来，她却觉得没有多大意思，对伙计们的态度也愈来愈严厉厉和粗暴了。约翰尼。加勒格尔负责的木厂生意兴隆，木料场也很快把存货卖了出去，但给翰尼的所做没有一点是叫她高兴的。约翰尼是个同她一样有爱尔兰人脾气的人，他终于受不了她那呶呶不休的责备而发起火来，便大肆攻击了她一通，最后说：“太太，我什么也不要了，让克伦威尔去诅咒你吧，"并威胁说自己要走。这么一来，她又不得不低声下平地道歉，安抚着要他留下。

她从来不到艾希礼负责的那个厂里去。当地估计艾希礼到了木料场办事房里，她也不去那里。她知道他在回避她，也知道，由于媚兰的执意邀请她经常到他家去，对他会是一种折磨。他们从不单独说话，可她却很想问问。她想弄清楚他现在是不是恨她，以及他究竟对媚兰说了些什么。但是他始终对她保持一定的距离，并恳求她不要说话。他那苍老憔悴和流露着悔恨之情的脸色更加重了她的精神负担，同时他的木厂每周都要亏本，那也成了她心中一个有苦难言的疙瘩。

他脸上那种对目前局面无可奈何的神色，她看了觉得厌烦。她不知道他怎样才能改善这个局面，但仍然认为是应当想些办法的。要是瑞德，他早就会采取措施了。瑞德总是能想出办法来，哪怕是不正当的办法，在这一点上她尽管心中不乐意也还是非常佩服他。

如今，她对瑞德和他那些侮辱行为的怒火已经消失，她开始想念他了，而且由于很久没有音信，想念也越来越深切了。如今，从瑞德留下的那一堆混合着狂喜、愤怒、伤心和屈辱的紊乱情绪中，愁苦已渐渐冒出头来，最后像啄食腐尸的乌鸦蹲在她肩上。她想念他，很想听听他讲的那些尖刻动人、叫她怀大乐的故事，看看他那可以排忧息怒的咧开嘴讽刺地大笑的模样，以及那些刺得她痛加驳斥的嘲弄。最叫她难受地是她不能在他面前絮叨了。在这方面瑞德是使她感到很满意的。她可以向他毫不害羞地叙述自己采用什么方法从人们的牙缝里敲榨他们，他听了会大加赞叹。而别的人一听到她提起这种事，便会大惊失色了。

她没有他和邦妮在身边，觉得十分寂寞，她以前从没有想到，一旦邦妮离开便会这样惦记她。现在她记起瑞德上次责备她的关于韦德和爱拉的那些恶言恶语，便试着拿这两个孩子填补她内心的空虚。但这也没有用。瑞德的话和孩子们对她的反应打开了她的眼睛，使她面对一个惊人而可怕的事实。在这两个孩子的婴儿时期她太忙了，太为金钱操心了，太严厉和太容易发火了，因此没有赢得他们的信任和感情。而现在，要不是太晚便是她缺乏耐心和本事，反正她已经无法深入他们那幼小而隐秘的心灵中去了。

爱拉！思嘉发现她是个弱智儿童，而且的确是的，这就叫人发愁了。她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物上，就像小鸟不能在一个枝头上待下来似的。即使思嘉给她讲故事时，爱拉也经常离题去胡思乱想，用一些与故事毫无关系的问题来打断，可是还没等思嘉开口去回答，她已经把问题完全忘了。至于韦德-也许瑞德的看法是对的。也许他真的怕她。这真有点奇怪，而且伤了她的自尊心。怎么她的亲生儿子，她的唯一的男孩，竟会这样怕她呢？有时她试着逗引他来谈话，他也只用查尔斯那样柔和的褐色眉盯着她，同时很难为情地挪动着两只小脚，显得十分不自在。要是他跟媚兰在一起时，却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并且把口袋里的一切，从钓鱼用的虫子到破旧的钓钱，都掏出来给她看了。

媚兰对小家伙们很有办法。那是用不着你去证明的。她自己的小博就是亚特兰大最有规矩最可爱的孩子。思嘉跟他相处得比跟自己的孩子还要好，因为小博对于大人们的关心没有什么神经过敏的地方，每次看见她都会息动爬到她膝头上来。他长得多漂亮啊，跟艾希礼一模一样！要是韦德像小博那样就好了。当然，媚兰所以能那样尽心照顾他，主要是因为她只有一个孩子，也用不着像思嘉那样整天操心和工作。至少思嘉自己是想用这样的理由来为自己辩解的，不过扪心自问时她又不得不承认媚兰是个爱孩子的人，她巴不得生上一打呢。所以她那用不完的满怀钟爱也同样倾注在韦德和邻居家的孩子们身上了。

思嘉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天她所感到的震惊，当时她赶车经过媚兰家去接韦德，还在屋前走道上便听见自己儿子提高嗓门在模仿南方士兵的号叫-韦德在家里可整天不声不响像只耗子呢。而像大人似的附和韦德的号叫的是小博的尖叫声。她走进那间起居室时才发现两个孩子手中举着大刀在向一张沙发进攻。他们一见她便尴尬地不作声了，同时媚兰从沙发背后站起身来，手里抓着头发，摇晃着满头鬈发放声大笑。

“那是葛底斯堡，"她解释说。"我是北方佬，无疑已彻底打败了。这位是李将军，"她指着小博，"这位是皮克特将军，"她搂着韦德的肩膀。

是的，媚兰对孩子们有一套自己的办法，那是思嘉永远也不会懂得的。

“至少邦妮还爱我，也高兴跟我玩叫，"她心里想。可是平心而论，她不得不承认，邦妮爱瑞德比爱她不知深过多少倍。而且说不定她再也见不到邦妮了。根据她至今所了解到的，瑞德可能到了波斯或者埃及，并且想永久在那里定居了。

张。

这么一来，她就想起了那个狂乱的夜晚，并且立即满脸通红，很不好意思。原来就在那神魂颠倒的片刻-即使那个狂嘉的片刻也因后来发生的事情而记不清楚了-怀上个孩子了。这时她最先的感觉是高兴又要添一个孩子。要是个男孩该多好呀！一个漂亮的男孩，而不得像韦德那样畏畏缩缩的小家伙。她会多么喜欢他啊！那时她既有工夫去专心照料一个婴儿，又有钱去安排他的锦绣前程，这才真正高兴呢！她心中马止产生了一个冲动，要写封信告诉瑞德，由他母亲从查尔斯顿转去。上帝，他现在必须回来了！要是到婴儿生下以后他才回家，那可不行！那她永远也解释不清了！可是，如果她写信去，他就会以为她是要他回家，就会暗暗笑起来，不，决不能让他觉得她在想他或者需要他啊！

她很高兴自己终于把这个冲动压下去了，这时恰巧查尔斯顿的波琳姨妈来信了，传来关于瑞德的第一个消息，似乎他正在那里看望他母亲。得知他至今还在这个合众国的领土上，哪怕波琳姨妈的信很使人生气，也毕竟叫她放心。瑞德带着邦妮去看过她和尤拉莉姨妈，信中全充满了对邦妮的夸奖。

“多漂亮的一个小姑娘！将来长大了，准会成为人人追求的美人儿呢。不过我想你一定知道，谁要是向她求爱，就得同瑞德来一次搏斗，因为我从没见过这样钟爱女儿的一位父亲。嗯，亲爱的，我想跟你说几句心里话。在我没有遇见巴特勒船长之前，查尔斯顿人的确从没听说过关于他的什么好话，而且人人都替他的一家感到十分惋惜。这样我一直觉得你和他的婚姻是极不起配的。事实上，尤拉莉和我都对于是否应当接待他犹疑不决-不过，毕竟那个可爱的孩子是我们的姨外孙女嘛。这样，当他来了后，我们一见便又惊又喜，非常的欣喜，并且发现听信那些流言蜚语实在太不应该了。你看他是那样逗人喜欢，长得也很帅，而且又庄重又有礼貌。何况还那么钟爱你和孩子呢。"

“现在，亲爱的，我得谈谈我们听到的一些事情-一些尤拉莉和我最初不愿意相信的事情。当然，我们已经听说你有时在肯尼迪先生留给你的那店铺上所做的某些事情。我们确实听到过一些谣言，但我们否认了。我们知道在战后初期那些可怕的日子，那样做是必要的，因为环境就是那样嘛。不过现在你就来说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因为我们知道巴特勒船长的境遇相当宽裕，而且有充分的能力替你经管所有的生意和财产。我们还不怎么了解那些谣传的真相，只好把这些使我们最伤脑筋的问题坦率地向巴特勒船长提了出来。"

“他有点勉强地告诉我们说，每天上午的时间你都花在那家店铺里，也不允许别人替你经管账目。他还承认你对一家或几家厂子都很有兴趣（我们并没有坚持要他谈这些，事实上我们乍一听到这个消息还觉得奇怪），因此得坐着马车到处跑，而巴特勒船长告诉我们，赶车的那个恶棍还杀过人呢。我们看得出来，他对这一点很痛心，他必然是个最宽容-实际上是已够宽容的丈夫了。思嘉，你不能再这样了。你母亲已经不在了，你就得代替她来教导你。想想看，等到你的孩子们长大以后，知道你曾经做过生意，他们会怎么想呢？他们一旦知道了你经常到厂子里去，跟那些粗人打交道，受到他们的侮辱。冒着让人随便议论的风险，会感到多难过呀！这样不守妇道-"

思嘉没看完就把信扔了，嘴里还在咒骂。她仿佛看见波琳姨妈和尤拉莉姨妈坐在那间破屋子里评判她不守妇道，她们要不是思嘉每月寄钱去，就要揭不开锅了。天知道，如果不是思嘉不那么守妇道的话，波琳姨妈和尤拉莉姨妈很可能此刻就没有个栖身之地呢。这个该死的瑞德，居然把那家店铺和记账的事以及两家厂子的事都告诉她们了。他真是那样勉强吗？思嘉知道，他最乐于蒙骗那些老太太们，在她们面前把自己装扮得既庄重有礼貌又逗人喜欢，而且是个宽容的丈夫和父亲。他一定喜欢孜孜地向她们描述了思嘉在那店铺、木厂、酒馆圣的种种活动，叫她们气得不行。多坏的家伙！怎么他就专门干这种缺德的事来取乐呀？

不过这满腔的怒火很快也冷下去了。最近以来，有那么多本来很热衷的东西都已不复存在。要是她能够重新得到艾希礼的刺激和光彩-要是瑞德能够回家来逗她欢笑，那就好了。

他们事先没有通知就回来了。到家的第一个音信是行李卸在地板上的扑通扑通的声音和邦妮高声喊叫：“妈妈！

"思嘉急忙从自己房里出来，走到楼梯顶，看见女儿正伸着两条短腿合劲要踏上梯级。一只驯顺的毛色带条纹的小猫紧紧抱在她胸前。

“妈妈给我的，"她兴奋地叫道，一面抓住小猫的颈背把它提起来。思嘉一面把她抱在怀里，忙不迭地吻她，一面庆幸这孩子在场，就免得她跟瑞德单独见面感到难为情了。她抬头一看，只见他正在下面厅堂里给车夫付钱。然后他也仰起头来看见了她，便像往常那样恭恭敬敬地摘下帽子，鞠了一躬。她一瞧见他那双黑眼睛，心就怦怦跳起来了。不管他是什么人，也不管了干了些什么，只要回家了她就高兴。

“嬷嬷在哪里？"邦妮问，一面扭着身子想挣脱思嘉的怀抱，她只得把她放下地来。

仅仅以若无其事的正常态度招呼瑞德，可又得向他透露怀孩子的事，这可比她预先设想的要困难得多。他上楼梯时她看着他的脸色，那是黝黑而冷漠的，那样毫无表情难以捉摸。不，她得过些时候再告诉他。她不能现在就说出来。不过，这样的消息应该首先让丈夫知道，因为做丈夫的总是爱听这种消息的。可是她觉得她听了也未必高兴。

她站在楼梯顶上，靠着栏杆，不知他会不会吻她。但是他没有吻。他只是说：“你的脸色有点苍白呢。巴特勒太太。是不是没胭脂了？”

一句想念她的话也没有，哪怕是假意虚情的也没有。至少在嬷嬷面前应当吻她一下嘛，但是不，眼看着嬷嬷匆匆一鞠躬便领着邦妮穿过厅堂到育儿室去了。他站在楼梯顶上她的身旁，用眼睛漫不经心地打量她。

“你这憔悴样是不是说明在想念我呢？"他嘴上微笑着问她，但眼里并没有笑意。

这就是他的态度。他还会像以前那样恨她的。她突然觉得她怀着的那个孩子已成为令人作呕的一个负担，再也不是她高兴怀下来的血肉了，而这个漫不经心地拿着宽边巴拿马帽子站在她面前的男人则是她的死对头，是她的一切麻烦的起因了！她回答时眼睛里充满了怨恨是一清二楚叫你怎么也不会忽略的，同时他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

“如果我脸色苍白，那也是你的过错，决不是像你所幼想的那样是想念你的结果。那是因为-"唔，她原没打算就这样告诉他，可是太性急了便冲口而出，于是索性向他摊开，也不顾仆人们会不会听见。"那是因为我又要有个孩子了！"

他猛地吸了口气，两眼迅速地打量着她。接着他向前迈了一步，想要把手放在她的胳臂上，但她把身子一扭，避开了，在她那怨恨的眼光下，他的脸孔板了起来。

“真的！"他冷冷地说。"那么，谁有幸当这个父亲呢，是艾希礼吗？"

她狠狠抓住楼梯栏杆上的柱子，直到那个木雕狮子的耳朵把她的手心扎痛了。她即使对他有所了解，也绝没想到他居然会这样来侮辱她。当然，他是在开玩笑，但无论什么玩笑也不至于开到如此难以容忍的程度！她真想用她那尖尖的指甲掐进他的眼睛里，把那里面的古怪光芒给消灭掉。

“你这该死的家伙！"她的声音气恼得咻咻发抖，"你-你明明知道是你的。而我也和你一样根本不想要它。没有-没有哪个女人愿意跟你这种下流坯生孩子的。我但愿-啊，上帝，我但愿这是其他什么人的而不是你的孩子呢！"

她发现他那黝黑的面容突然变了，仿佛某种无法理解的情感，连同愤怒一起，使它一阵痉挛，像被什么刺痛了似的。

“瞧！"她心里又好气又好笑地想。"瞧！我到底把他刺痛了！"

可是那个不动声色的老面具又回到了他脸上，他拉了拉嘴唇上的一片髭须。

“高兴点吧，"他说，一面转过身去开始上楼，"当心你可能会流产呢。"

她顿时觉得一阵头晕，想起怀孩子的滋味，象那种恶心的呕吐呀，没完没了的等待呀，大腹便便的丑态呀，长时间的阵痛呀，等等。这些都是男人永远也体会不到的。可他还忍心开这样狠毒的玩笑。她要狠狠地抓他一把。只有看见他那张黑脸上有一道道的血痕，才能稍解这心头的怨气。她像猫似的偷偷跟着他追上去，但是他忽然轻轻一闪避到一旁，一面抬起一只胳臂把她挡开了。她站在新打过蜡的最高一级阶梯边上，当她俯身举起手来，想使劲去报那只伸出的胳臂时，发觉自己已站不住了，便猛地伸手去抓那根栏杆柱子，可是没有抓祝于是她想从楼梯上往下退，但落脚时感到肋部一阵剧痛，顿时头晕眼花，便骨碌碌，直跌到楼梯脚下。

有生以来思嘉头一次病倒，此外就是生过几次孩子，不过那好像不算什么。那时她可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又孤寂，又害怕，又虚弱又痛苦，而且惶惑不安。她明白自己的病情比人们说的更严重，隐隐约约意识到可能要死了。她呼吸时，那根折断的肋骨便痛得像刀扎似的，同时她的脸也破了，头了摔痛了，仿佛整个身子任凭魔鬼用火热的钳子在揪，用钝刀子在割一般；有时偶尔停一下，便觉得浑身瘫软，自己也没了着落，直到疼痛又恢复为止。不，生孩子决不是这样。那时候，在韦德、爱拉和邦妮生下来之前两个小时，她还能开心地吃东西呢。可现在，除了凉水以外，只要一想起吃的，便恶心得会吐。

怀一个孩子多么容易，可是没生下来就失掉了，却多么痛苦啊！说来奇怪，她在疼痛时一想起自己不能生下这个孩子就感到十分痛心呢。更加奇怪的是，这个孩子偏偏是她自己真正想要的一个！她想弄明白究竟为什么想要它，可是脑子太贫乏了。贫乏得除了恐惧和死亡以外，什么也无法想了。死亡就在身边，她没有力量去面对它，并把它打回去，所以她非常害怕。她需要一个强壮的人站在她身边，拉着她的手，替她把死亡赶开，直到她恢复了足够的力量来自己进行战斗。

在痛苦中，怒气已经全部吞下肚里去了，如今她需要瑞德，可是他不在，而她又不能让自己去请他啊！

她记得起来的是在那阴暗的过厅里，在楼梯脚下，他怎样把她抱起来，他那张脸已吓得煞白，除了极大的恐惧外什么表情也没有，他那粗重的声音在呼唤嬷嬷。接着，她模模糊糊地记得她被抬上楼去，随即便昏迷了。后来，她渐渐感觉到愈来愈大的疼痛，房子里都是低低的嘈杂声，皮蒂姑妈在抽泣，米德大夫妻急地发出指示，楼梯上一片匆忙的脚步声，以及上面穿堂里摄手摄脚的动静。后来，像一道眩目的光线在眼前一闪似的，她意识到了死亡和恐惧，这使她突然拼命喊叫，呼唤一个名字，可这喊叫也只是一声低语罢了。

然而，就是这声可怜的低语立即唤起了黑暗中床边什么地方的一个回响，那是她所呼唤的那个人的亲切的声音，她用轻柔的语调答道：“我在这里，亲爱的。我一直守在这里呢。”

当媚兰拿起她的手来悄悄贴在自己冰凉的面颊上时，她感到死亡和恐惧便悄悄隐退了。思嘉试着转过头来看她的脸，可是没有成功。她仿佛看见媚兰正要生孩子，而北方佬就要来了。城里已烧得满天通红，她必须赶快离开。可是媚兰要生孩子，她不能急着走呀。她必须跟她一起留下，直到孩子生下来为止，而且她得表现出十分坚强，因为媚兰需要她的力量来支持。媚兰痛得那么厉害-有些火热的钳子在揪她，钝刀子在割她，一阵阵的疼痛又回来了。她必须抓住媚兰的手。

但是，毕竟有米德大夫在这里，他来了，尽管火车站那边的士兵很需要她，因为她听见他说：“她在说胡话呢。巴特勒船长哪里去了？"

那天夜里一片漆黑，接着又亮了，有时像是她在生孩子，有时又是媚兰在大声呼唤，媚兰一直守在身边，她的手很凉，可她不像皮蒂姑妈那样爱做些徒然焦急的姿态，或者轻轻哭泣。每次思嘉睁开眼睛，问一声"媚兰呢？"她都会听到媚兰声音在答话。她不时想低声说：“瑞德-我要瑞德，"同时在梦中似的记起瑞德并不要她，瑞德的脸黑得像个印第安人，他讽刺人时露出雪白的牙齿。她要瑞德，可是瑞德却不要她。

有一回她说：“媚兰呢？"答话是嬷嬷的声音：“是我呢，孩子，"一面把一块冷毛巾放到她额头上。这时她烦躁地反复喊道：“媚兰-媚兰，"可媚兰很久也没有来。因为这时媚兰正在瑞德的床边，而瑞德喝醉了，在地板上斜躺着，把头伏在媚兰的膝上痛哭不止。

媚兰每次从思嘉房里出来，都看见瑞德坐在自己的床上，房门开着，观望着穿堂对面那扇门。他房里显得很凌乱，到处是香烟头和没有碰过的碟碟食品。床上也乱糟糟的，被子没铺好，他就整天坐在上面。他没有刮脸，而且突然消瘦了，只是拼命抽烟，抽个不停。他看见她时从不问她什么。她往往也只在门口站一会儿，告诉他：“很遗憾，她显得更坏了，”或者说：“不，她还没有问到你。你瞧，她正说胡话呢。"要不，她就安慰他两句：“你可不要放弃希望，巴特勒船长。我给你弄杯热咖啡，拿点吃的来吧。你这样会把自己糟蹋的。”

她很可怜他，也常常为他难过，尽管她自己已经非常疲倦，非常想睡，几乎到了麻木的程度。人们怎么会说他那么卑鄙的一些坏话呢？-说他冷酷无情，粗暴，不忠实，等等，可是她却眼看他在一天天瘦下去，脸上流露着内心的极大痛苦！她虽然自己已疲惫不堪，还是在设法要比往常对他更亲切一些，只要能见到他便告诉他一些病房里的最新情况。他多么像一个等待宣判的罪犯-我么像一个突然发现周围全是敌人的孩子。不过在媚兰眼里，谁都像个孩子。

但是，当她终于高兴地跑去告诉他思嘉好些了时，她却没有料到会发现这样的情况。瑞德床边的桌上放着半瓶威士忌酒，满屋子弥漫着刺鼻的烟酒味。他抬起头来，用呆滞的眼光望着她，尽管拼命咬紧牙关，下颚上的肌肉仍在不断颤抖。

“她死了？”

“唔，不。她好多了。”

他说：“啊，我的上帝，"随即用双手抱着头。她怜悯地守着他，看见他那副宽阔的肩膀好像打寒战似的在抖动。接着，她的怜悯渐渐变为恐惧，因为他哭起来了。媚兰从没看见男人哭过，尤其是瑞德这样的男人，那么温和，那么喜爱嘲弄，又那么永远相信自己。

他喉咙里发出的那种可怕的哽咽声把媚兰吓住了。她觉得他是喝醉了，而她最害怕是醉汉。不过当他抬起头来时，她看了一下他的眼睛，便迅速走进屋里，轻轻把门关好，然后来到他跟前。她从没看见男人哭过，但她安扶过许多哭丧着脸的孩子。她把一只温柔的手放在他肩上，这时他突然双手抱住了她的裙裾。她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时自己已在床上坐下，他却在地板上，头枕在她膝头上，双臂和双手发疯似的紧紧抓住她，使她痛得快受不了了。

她轻轻抚摸着他那满头黑发的后脑，安慰地说：“好了！不要紧了！她会慢慢好起来的。”

他听了以后，便抓得更紧了，同时急切而嘶哑地说起来，嘟嘟囔囔地好像在对一座神秘的坟墓唠叨什么，又好像是有生以来头一次诉说心中的真情，把自己一丝不剩地无情地暴露在媚兰面前，而媚兰开始时对这些一点也不理解，纯粹是一副母亲对孩子的态度。他一面断断续续地说着，把头愈来愈深地埋在她的膝头上，一面狠狠拉扯着她的裙裾。他的话时而模糊时而清晰，尽是些严苛而痛心的忏悔和自责，说一些她从没听过的连女人也不提起的隐情，使她听了羞涩得脸上热烘烘的，同时又对他的谦卑之情深为感动。

她拍拍他的头，就像哄小博似的，一面说：“别说了！巴特勒船长！你不能跟我说这些事！别说了！"但是他仍在滔滔不绝像激流一般倾诉着，同时紧紧抓住她的衣裳，仿佛那就是他生命的希望所在。

他指控自己做了不少坏事，但媚兰一点也不了解。他喃喃地说着贝尔。沃特琳的名字，接着狠狠地摇晃着媚兰大声喊道：“我杀死了思嘉，我把她害死了。你不明白。她本来是不要这个婴儿的，并且-"

“你给我住嘴！你疯了！不要孩子？每个女人都要-"

“不！不！你是要孩子的。可她不要。不要我的孩子-"

"你别说了！"

“你不了解，她不要孩子，是我害她怀上的。这个-这个孩子-都是我的罪过呀。我们很久不同床了-"

“别说了，巴特勒船长！这样不好-”

“我喝醉了，头脑不清了，就存心要伤害她-因为她伤害了我。我要-我真的-可是她不要我。她从来都不要我。她从来没有，但我努力过-我尽了最大的努力-"

“啊，求求你了！"

“可是我并不知道这个孩子的事，直到前几天-她跌下来的时候。她不知道我在哪里，不好写信告诉我-不过她即使知道，也不会写信给我的。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本来会马上回家的-只要我知道了-也不管她要不要我回来。……"

“啊，是的，我知道你会回来！"

“上帝，这几个星期我人都快疯了，又疯又醉！她告诉我的时候，就在那儿楼绨上-你知道我怎么来着？我说了些什么"我笑着说：“高兴点吧。当心你可能会流产呢。而她-"

媚兰突然脸色发白，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惊慌地俯视着在她膝头上痛苦地扭动着的黑脑袋。午后的太阳光从开着的窗口斜射过来，她突然发现他那双褐色的手多么粗大，多么坚强，手背上的黑毛多么稠密。她本能地畏缩着回避它们。但它们显得那么粗暴，那么无情，但同时又那么软弱无助地在她的裙裾里绞着，扭着。

是不是他听说并且相信了关于思嘉和艾希礼拉那个荒谬的谎言，而产生了嫉妒心呢？的确，自从那个丑闻传出以后，他便即刻离开了这座城市。不过-不，那不可能，巴特勒船长一贯是说走就走，随时可以出外旅行的。他为人十分理智，他决不可能听信那些闲言碎语。如果问题的起因真是那样，他还不设法把艾希礼毙了？或者，至少要求他们把事情说个清楚？

不，决不可能是那样。只可能是他喝醉了酒，而且精神过于紧张，像个精神错乱的人似的，结果心理失控，便说出些狂言乱语来。男人也像女人一样，是经不起精神紧张的。大概有什么事把他困住了，也许他和思嘉发生过一次的小争吵，加重了那种心理状态。也许他说的那些事情有的是真的，不过决不会全都是真的。唔，至少那最后一件事是这样，一定的！没有哪个男人会对他所热爱的女人说这种话，而这个男人又是那样热爱思嘉的。媚兰从不知道什么叫邪恶，什么叫残忍。只到现在在她算是第一次碰见了，才发现它们真是不可想像和难以置信的。

“好了！好了！"她细声细气说。"现在别说了。我懂了。"

他陡地抬起头来，用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仰望着她，一面狠狠地甩开她的手。

“不，上帝知道你并不了解我！你不可能了解我！因为你-因为你太善良了，而无法了解我。你不相信我，但这些全是真的，我就像是一条狗。你知道我为什么那样做吗？我是发疯了，妒忌得发疯。她一向不喜欢我，而我觉得我努力是能够使她喜欢的。但她就是喜欢。她不爱我。她从没爱过。她爱-”

他那热烈的醉醺醺的眼光跟她的眼睛一接触，便把话立刻收住了，但嘴还张着，仿佛刚刚明白过来他是在对谁说话似的。她紧张得脸色发白，但眼光镇定而温柔、充满着怜悯不敢置信的神色。那里面包含明智和宁静，而那褐色瞳深处的天真仁爱之情更使他大为震动，仿佛给了他一记耳光似的，把他脑子里的醉意一扫而光，使他那些狂乱恣肆的话语也中途停顿了。他渐渐转入喃喃自语，眼睛开始回避着不再看她，眼睑迅速地眨动着，他显然在艰难地慢慢清醒过来了。

“我是个坏蛋，"他嘟囔着，一面疲倦地把脑袋重新埋在她的膝头上。"不过我还没有坏到很严重的地步。如果我以前告诉过你些什么，你是不会相信的，是吗？你太好了，所以不会相信我。我以前从没见过一真正好的人。你不会相信我的，是吗？"

“不，我不相信你的话，"媚兰用安慰的口气说，同时又轻轻抚摸他的头发。"她会慢慢好起来的。好了，巴特勒船长！别哭了！她会慢慢好起来的。”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七章

一个月以后，瑞德把思嘉送上到琼斯博罗去的火车，那时她身体还没复元，显得憔悴又消瘦。韦德和爱拉跟她一起去，他们默默地看着母亲那张安静而苍白的脸。他们紧靠着百里茜，因为连他们那幼小的心灵也感觉到了，母亲和继父之间冷淡而不舍人情的气氛中有着某种可怕的东西。

思嘉尽管虚弱，但还是决定回塔拉去。她觉得如果再在亚特兰大待下去，哪怕是一天也会闷死的。因为她的心整天被迫在有关她当前处境的种种无益思索中转来转去，实在厌烦透了。她身上有病，精神上又疲惫不堪，像个在梦魇中迷惘恍惚找不到方向的孩子。

正如她曾经在入侵的敌军面前逃离亚特兰大那样，她如今又在极力逃避它，并尽力把当前的烦恼排斥脑后，并且使用了以前那种自卫的办法：“我现在什么都不去想它，否则我会受不了的。明天到了塔拉再去想吧。明天就是另一天了。"仿佛只要回到了家乡那宁静的棉花地里，她的一切烦恼便会烟消云散，她就能够将那些凌乱的破碎的思想构造成为可以享用的东西了。

瑞德望着火车驶出车站，直到看不见了为止；他脸上始终是一片苦苦思索的表情，一点也没有欢送的感觉。他叹了口气，便打发马车走了，自己跨上马沿着艾维街向媚兰家跑去。

那是个温暖的早晨，媚兰坐在葡萄藤遮荫的走廊上，身边的缝补篮里堆满了袜子。她看见瑞德下了马后，将缰绳扔给站在路边的那强壮的黑人孩子，心里便一阵惊慌，不知道怎么办好。自从那太可怕的一天-思嘉病成那样，而他又偏偏喝得烂醉以来，她一直没有单独跟他见过面。媚兰甚至不愿意去想"醉酒"这个词。在思嘉康复期间她只偶尔同他说几句话。她发现在这些场合她很不好意思接触他的眼光。不过他在那时候却像往常那样泰然自若，从没用言语眼色表露过他们之间曾发生那样一幕情景。艾希礼曾经告诉过她。男人往往记不起酒醉后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所以媚兰衷心乞求巴特勒船长把那天的事情全部忘掉。她觉得她宁愿死也不愿知道他还记得的那天晚上的倾诉。他沿着便道走过来，她感到十分尴尬、浑身胆怯，脸上也泛起了一片红晕。不过，他也许只是来问问小博能不能在白天跟邦妮一起玩。他总不会那样无聊，居然跑来对她那天的行为表示感谢吧！

她站起身来迎接他，像往常那样惊讶地发现，这么魁梧的一个男人走起路来竟如此轻捷。

“思嘉走了？”

“走了。塔拉对她会有好处的。"他微笑说。"有时候我觉得她就像大力士安泰那样，一接触大地母亲便变得更加有力。叫思嘉过久地离开她所爱的那片红土地，那是不可能的。那些茂密的棉树比米德大夫的滋补药品对她更有效果呢。"

“你要不要坐坐？“媚兰说，两只手在微微颤抖。他的身材那么高大魁酲，而特别魁伟的男人总是叫她惴惴不安的，他们好像在放射一种力量和旺盛的生机，使她感到自己比原来更瘦小更软弱了。他显得那么黝黑刚强，肩膀上那两堆笨重的肌肉把一件白色亚麻布上衣撑成那个样子，她看着都要胆寒。这样强壮而粗野的一个男人，她居然亲眼看见服服帖帖地伏在自己脚边，现在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她那时还把那个满头黑发的脑袋抱在膝上呢！

“唔，天哪！"她想起来就很难过，不觉脸又红起来了。

“媚兰小姐，"他轻轻协说，"我在这里使你不安了吧？你是不是宁愿我走开？请坦白说吧。"

“唔，他还记得！"她心想。"而且他还不知道我有多么不好意思呢！”

她抬头望着他，好像要恳求他似的，但突然她的尴尬和惶惑都消失了。他的眼光是那么宁静，那么温和，显得那么通情达理，以致她惊讶自己怎么会那样愚蠢竟发起慌来了。他的面容看来很疲倦，而且她吃惊地觉得还很在点悲伤的神色呢。她怎么居然以为他那么缺乏教养，会把两人都宁愿忘却的事情重提起来啊！

“可怜的人，他为思嘉伤心得这样了。"她暗暗想，一面装出笑脸来对他说：“你请坐，巴特勒船长。"

他沉重地坐下来，看着她把缝补的东西重新拿起来。

“媚兰小姐，我特来请求你帮个大忙，"他撇着两只嘴角微微一笑，"在一个骗局里请帮我一个忙，而且这个骗局我知道你会有点害怕的。"

“一个-骗局？”

“是埃说真的，我是来跟你谈一笔生意。"

“唔，天哪。那你就最好去找威尔克斯先生。我对生意经可一窍不通。我没有思嘉那样精明呢。"

“我是怕思嘉太精明了，反而对她自己不利，"他说，"所以我才要跟你谈这件事。你知道她-她病得多厉害。她从塔拉回来以后，就会拼命忙那家店铺和几个厂子的，因此我恨不得让它们哪个晚上给炸掉才好。我非常担心她的健康啊，媚兰小姐。"

“是的，她干得也实在太过量了。你一定得让她放手并照顾自己的身体。"

他笑了。

“你知道她多么固执。我从没开口跟她争论过呢。她就像个任性的孩子。她还高兴让我帮助她-不高兴任何人去帮助她。我曾经设法劝说她卖掉那几个厂子里的股份，但是她不愿意。因此，媚兰小姐，我才跟你商量来了。我知道思嘉只愿意把那几个厂里的股份卖给威尔克斯先生，别人谁也不给，所以我要威尔克斯先生去买过来。"

“唔，我的天！那倒是很好，不过-"媚兰突然打住，咬着嘴唇不说了。她不能对一个局外人谈金钱上的事情。也不知怎么，无论艾希礼从那这木厂挣了多少，他们好像总是不够用。他们几乎省不下多少钱，这使她很伤脑筋。她不明白钱都用到哪去了。艾希礼给她的钱是足够日常家用的，可是一旦需要特殊开支就显得紧张了。当然，她的医药费花去不少，还有艾希礼从纽约订购的书籍和家具也是要付钱的。此处，还要给那些住宿\_在他家地下室里的流浪儿提供吃的穿的。何况艾希礼这个很讲义气，凡是曾经参加过联盟军的人只要向他借钱，是从来不想拒绝的。而且-

“媚兰小姐，我想把所需的那笔钱先借给你们，"瑞德说。

“你能那样就太好了，不过我们可能永远也还不清呢。"

“我不要你们还。别生我的气啊，媚兰小姐！请听我把话说完。只要我知道，思嘉用不着每天辛辛苦苦，赶车跑那么远的路到厂里去，那就给我偿还得够了。那家店铺会够她忙的，也够她开心的了。……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唔-明白-"媚兰犹豫不决说。

“你要给你孩子买匹小马，是不是？还要让他将来上大学，到哈佛去，参加大旅游到欧洲去？"

“唔，当然了！"媚兰喊道，她总是这样，一提起小博就喜笑颜开了。"我要让他什么都有，不过-是呀，在眼睛人人都这么困难的时候-”

“总有一天威尔克斯先生会凭那几个厂子赚起一大笔钱的，"瑞德说。"我很希望看到小博具备他理应得到的那些优越条件呢。"

“唔，巴特勒船长，你这人真狡猾！“她微笑着大声说。“你是在利用一个母亲的自豪心理嘛！我现在把你看得一清二楚了。"

“我希望不是这样，"瑞德说，他眼睛里第一次流露出光辉。"现在说，你究竟要不要我借给你这笔钱？"

“可是，这个骗局从哪儿搞起呢？"

“我们要合伙同谋，骗过思嘉和威尔克斯先生两个人。"

“啊，我的天！我可不能这样！"

“要是思嘉知道了我在背着她搞阴谋，哪怕是为她好-那，你是知道她的脾气的！我还担心威尔克斯先生会拒绝我提供给他的任何贷款。所以他们两个谁都不能知道这笑钱是从哪里来的。"

“唔，可是我相信威尔克斯先生不会拒绝，如果他明白事情真相的话。他是非常爱护思嘉的嘛。"

“是的，我也相信他很爱护她。"瑞德真切地说。"不过他还是要拒绝的。你知道威尔克斯家的人都是何等的傲慢埃"

“啊，我的天！"媚兰痛苦地喊道。"我但愿-说真的，巴特勒船长，我决不能欺骗我的丈夫。”

“即使是为了帮助思嘉也不行吗？"瑞德显得很伤心。"可她是非常爱你的呢！"

媚兰眼睛里闪烁着泪花。

“你知道，我为了她可以做世界上任何的事情。我永远永远也报答不了一半她对我的帮助。你知道。"

“是的，"他坦率地说，"我知道她为你做过些什么。那你能不能告诉威尔克斯先生，说这笔钱是某一位亲属在遗嘱中留给你了？"

“唔，巴特勒船长，我没有一位关属留下过一个子儿的遗产呢！"

“那么，要是我通过邮局把钱寄给威尔克斯先生而不让他知道是谁寄的，你愿不愿意关照用这笔钱去买那几个木厂，而不至-嗯，随便用在那些贫困的联盟军退伍军人身上呢？

"起初她对他最后两锃话感到气恼，仿佛那是在批评艾希礼，可是看见他满怀理解的笑容，也就回报他以微笑了。

“我非常愿意。”

“那就这样决定了？让我们严守这个秘密好吗？"

“可是我从没对我丈夫保守过什么秘密呀！"

“我深信这一点，媚兰小姐。"

她望着他，觉得她一向对他的看法有多么正确，而其他那么许多人全都错了。人们说过他残忍，爱作弄人，没有礼貌，甚至还不诚实。尽管有不少公正的人现在承认他们以前错了。好啊！她可是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是个好人呢。她从没受到过他别的什么待遇，只有最和善的态度，周全的考虑，绝对的尊敬，以及多么深切的理解啊！而且，他那么热爱思嘉！他以这种迂回而妥当的办法来免除思嘉肩上的一个负担，这是多么可爱的行为啊！

有一时感情冲动之下，她说：“思嘉有一个对她这样好的丈夫，真是幸运啊！”

“你这样想吗？我怕她不会同意你呢，要是她听见你的话。而且，我也要对你好，媚兰小姐。我现在给予你的比给思嘉的还要多呢。”

“我？"她莫名其妙的问。"唔，你是说给小博的吧？"

他拿起帽子，站起来。他默默地站了一会，俯视着媚兰那张其实的脸，额上卡着长长的Ｖ形发卡，两只黑眼睛显得十分真切。这样一张毫无尘世俗气的脸，说明她在人世间是从不设防的。

“不，不是小博。我是想给你某种比小博更重要的东西，不知你能不能想像出来。"

“不，我想像不出，"她又一次感到困惑了。"这世界上再没有比小傅对我更珍贵的东西了，除了艾-除了威克斯先生。"

瑞德一声不响地俯视着她，他那黝黑的脸孔显得很平静。

“你还想替我做事，这实是在太好了，巴特勒船长，不过说真的，我已经这么幸运。我拥有世界上任何女人所想要的一切呢。"

“那就好了，"瑞德说，脸色突然深沉下来。"我很想看到你好好保住它们。"

思嘉从塔拉回来时，她脸上的病容基本消失，面颊显得丰满而红润，那双绿眼睛也重新活泼明亮起来。瑞德带着邦妮在火车站接到了她，还有韦德和爱拉，这时她大声地笑着，好像又恼火又开心，而这是几个星期以来的头一次呢。瑞德的帽沿上插着两根抖动的火鸡毛，邦妮身上那件星期天穿的长袍已撕破了好几外，脸颊上画有两条青紫色的对角线，鬈发里插着一根有她身材一半长的孔雀翎儿。他们显然正在玩一场印第安人的游戏，恰好接火车的时间到了便中途停止，因此瑞德脸上还有一种古怪的无可奈何的表情，而嬷嬷则显得又沮丧又生气，责怪邦妮不肯把装束改变一下，就这样来接自己的母亲了。

“好一个肮脏破烂的流浪儿！"思嘉连气带笑地说，一面亲吻孩子，一面又转过脸去让瑞德亲她。车站上人太多了，不然她决不让他来这一下呢。尽管她对邦妮的模样觉得怪不好意思的，可还是注意到了，群众中几乎人人都在微笑着观赏这父女俩的化装，这种微笑毫无讥讽之意，而是出于真诚的乐趣和好感。人人都知道思嘉的这个最小的女儿完全把她父亲制服了，这一点正是亚特兰大最感兴趣和大力赞赏的。瑞德对孩子的溺爱已经远近闻名，而且逐渐恢复了他在公众舆论中的地位。

在回家的路上，思嘉滔滔不绝地谈着县里的消息。天气即热又干，使得棉花飞快成长。你几乎可以听得见它在往上蹦似的。不过威尔说，今年秋天棉价会往下落。苏伦又要生孩子了-她对这一点详加解释，只是不要让孩子们听懂-爱拉把苏伦的大女儿咬了一口，表现了极大的勇气。不过，思嘉指出，那也是小苏西自讨的，她跟她母亲完全一个样呢。可是苏伦发火了，结果像过去那样，她和思嘉大吵了一架。韦德打死了一条水蛇，全是他一个人打的。塔泉顿家和兰达和卡米拉在学校教书，这不是开玩笑吗？他们家无论是谁连"猫"字也写不出呢！贝特西。塔尔顿嫁给了一个从洛无乔伊来的独臂的胖男人。他们和赫蒂、吉姆一起在费尔希尔种了一片很好的棉花。塔尔顿太太养了一匹母马和一只马驹，像当了百成富翁似的高兴。卡尔弗特家的老房子已经住上黑人了！他们成群结队，实际已成为那里的主人了！他们是在拍卖会上把房子买下来的，不过它们已经歪歪倒倒了，叫你看着都要害怕呢。谁也不知道凯瑟琳和她那不中用的丈夫到哪里去了。而亚历克斯正准备跟他兄弟的寡妇萨莉结婚呢！想想看。他们在同一所房子里住了那么多年呀！自从老姑娘和少姑娘去世以后，人们对于他俩单独住在那里就开始有闲话了，所以大家都说这是一桩现成的婚事。这差一点使迪米蒂。芒罗伤心透了。不过她也是活该。她要是有点勇气，本来早能够找到别的男人，何必等待亚历克斯攒够了钱再来娶她呢。

思嘉谈得很起劲，不过还有许多事她隐瞒着没有谈，那是些想起来就伤心的事情。她和威尔赶着车到县里各人地方跑了一趟，也不想去回忆什么时候这成千上万英亩肥沃的田地都种着茂密的棉花。现在，一个接一个的农场已荒废成林地了，同时那些寂无人烟的废墟周围和原来种植棉花的地里也悄悄长满了小小的橡树和松树以及大片大片的扫帚草。原有的耕地如今只有百分之一还在种植。他们的马车就像是荒野在中穿行似的。

“这个地区还有恢复的一天，那也得５０年以后了，"威尔克斯曾经说过。"由于你我二人的努力，使塔拉算县里最好的一个农场，也不过只是使用两头骡子的农场，而不是大的垦植常其次是方丹家，再其次才是塔尔顿家。他们赚不了多少钱，但能够维持下去，而且也有这个勇气。不过其余的大部分人家，其余的农场就-"

不，思嘉不喜欢去回想县里的荒凉景象。跟亚特兰大这繁荣热闹场面的对比下，想起来就更叫人伤心了。

“这里有什么事情吗？"她回到家里，在前院走廊上坐下来，便开始询问。他一路上滔滔不断地谈着，生怕现在要静默了。自从她在楼梯上跌倒那天以来，她还没有跟瑞德单独说过话，而且现在也不怎么想同他单独在一起。她不知道他近来对她的感觉如何。在她养病的那个艰苦时期，他是极其温和的，不过那好像是一种陌生的人温和而已。那时他总是预先设想到她需要什么，设法使孩子不打扰她。并替她照管店铺和木厂。可是他从没说过：“我很抱歉。"唔，也许他并不感到歉疚呢。也许他仍然觉得那个没有出生的孩子不是他的呢。她怎么能知道在那副温柔的黑面孔背后他心里究竟想的什么呢？不过他毕竟表现了一种要谦恭有礼的意向，这在他们结婚以来还是头一次，也好像很希望就那样生活下去，仿佛他们之间从没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仿佛，她闷闷不乐地想，仿佛他们之间根本什么事也没有似的，唔，如果他要的就是这个，那她也可以干她自己的嘛。

“一切都好吧？"她重复问：“店铺要的新瓦运来了吗？骡子换了没有？看在上帝面上，瑞德，把你帽子的羽毛拿下来吧。你这样子多傻气，并且你要是忘记拿掉，你就很可能戴着它们上街了。"

“不，"邦妮说，一面把她父亲的帽子拿过来，好像要保护它似的。

“这里一切都很好，"瑞德回答说。"邦妮跟我过得很开心，不过我想自从你走了以后她的头发一直没梳过呢。别去啃那些羽毛，宝贝，它们可能很脏呀。瓦已经准备好了，骡子也交换得很合算。至于新闻，可真的什么也没有。一切都沉闷得很。"

接着，好像事后才想起似的，他又补充说：“昨天晚上那位可敬的艾希礼到这边来了。他想知道我是不是认为你会把你的木厂和你在他那个厂子里占有的股份卖给他。"

思嘉正坐在摇椅上前后摇晃，手里挥动着一把火鸡毛扇子，她听了这话立即停住了。

“卖给他？艾希礼哪来的钱呀？你知道他们家从来是一个子儿也没有的。他得多快媚兰就花得多快呢。”

瑞德耸了耸肩。"我一直还以为她是很节俭的，不过我并不如你那样很了解威尔克斯家的底细呢。"

这是一句带刺儿的话，看来瑞德的老脾气还没有改掉，因此思嘉有点恼火了。

“你走开吧，亲爱的，"她对邦妮说。"让妈跟爹谈谈。"

“不，"邦妮坚决地说，同时爬到瑞德的膝头上。

思嘉对孩子皱了皱眉头，帮妮也回敬她一个怒容，那神气与杰拉尔德。奥哈拉一模一样，使得思嘉忍不住笑了。

“让她留下吧，"瑞德惬意地说。"至于他从哪里弄来的这笔钱，那好像是他大罗克艾兰护理过的一个出天花的人寄来的。这使我恢复了对人性的信念，知恩必报的人还是有的。”

“那个人是谁？是我们认识的吗？"

“信上没有署名，是从华盛顿寄来的。艾希礼也想不出究竟寄钱的人是谁。不过艾希礼的无私品质已经举世闻名，他做了那么多的好事，你不能希望他全都记得呀。"

思嘉要不是对艾希礼的意外收获感到无比惊讶，她本来是会接受瑞德的挑战的，尽管在塔拉时她下定了决心再也不容许自己跟瑞德发生有关艾希礼的争吵了。在这件事情上她的立场还是非常不明确的，因此在她完全弄清楚究竟要站在他们哪一方面之前，她不想说出自己的意见。

“他想把我的股份买过去？”

“对了。不过当然喽，我告诉他你是不会卖的。"

“我倒希望你让我自己来管自己的事情。"

“可是，你知道你不会放弃那两个厂子。我对他说，他跟我一样清楚，你要是不对得个人的事都插一手是受不了的，那么如果你把股份卖给了他，你就不能再叫他去管好他自己的事了。"

“你竟敢在他面前这样说我吗？"

“怎么不呢？这是真的嘛，是不是？我相信他完全同意我的话，不过，当然，他这个人太讲礼貌了，是不会直截了当这样说的。"

“你全都是瞎说！我愿意卖给他。"思嘉愤愤的地喊道。

直到这个时刻为止，她从来没有要卖掉那两个厂子的念头。她有好几个理由要保留它们，经济价值只是其中最小的一个。过去几年里她随时可以把它们卖到很高的价钱，但是她拒绝了所有的开价。这两个木厂是她的成就的具体证明，而她的成就是在无人帮助和排除万难的情况下取得的，因此她为它们和自己感到骄傲。最重要的是，由于它们是艾希礼联系的唯一途径，她决不能把它们卖掉。因为它们脱离了她的控制，那就意味着她很难见到艾希礼了。可是她需要单独见他呀。她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整天考虑他对她的感情究竟怎样，思忖着自从媚兰举行宴会的那个可怕的晚上以来，他的全部的爱是不是在羞辱中消失了。而在经营那两家厂子时她能找到许多适当的机会跟他交谈，也不致让人们觉得她是在追求他。并且，只要有时间，她相信她能够重新取得她在他心目中曾经占有的那个位置。可是，她如果卖掉这两家厂子-

不，她不想卖，但是，她一想到瑞德已经那么真实而坦率地把她暴露在艾希礼面前，就觉得问题值得重视了，于是立即下了决心。艾希礼应当得到那两个厂子，而且价钱应当是相低的程度，让他明白她是多么慷慨。

“我愿意卖！"她愤愤地嚷道。"现在，你觉得怎么样？"

瑞德眼睛里隐隐流露出得意的神色，一面弯腰给邦妮系鞋带。

“我想你会后悔的，"他说。

其实她已经在后悔刚才那句话说得太轻率太性急了。如果不是对瑞德而是对别人说的，她可以厚着脸皮收回来。她怎么会这样脱口而出呢？她满脸怒容地看看瑞德，只见他正用往常那种老猫守着耗子洞的锐利的眼光望着她。他看见她的怒容，便突然露出雪白的牙齿大笑起来。思嘉模糊地感觉到是瑞德把她引进这个圈套了。

“你跟这件事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她冷不及防地问他。

“我？"他竖起眉头假装吃惊地反问。"你应当对我更清楚嘛。我这个人只要能够避免是从来不随便到处行好的。"

那天晚上她把两家木厂和她的里面所占的全部股份卖给了艾希礼。在这笔买卖中她没有损失什么，因为艾希礼拒绝了她最初所定的低价，而是以曾经获得过的最高出价买下来。她在单据上签了字，于这两家厂子便一去不复返了。接着，媚兰递给艾希礼和瑞德每人一小杯葡萄酒，祝贺这桩交易。思嘉感到自己若有所失，就像卖掉了她的一个孩子似的。

那两家木厂是她心爱的宝贝，他的骄傲，她那两只抓得很紧的小手的辛勤果实。她是以一个小小的锯木厂惨淡经营起家的。那时亚特兰大刚刚挣扎着从废墟中站起来，她面临着穷困的威胁，而北方佬的没收政策已隐约出现，银根很紧，能干的人到处碰壁。在这些所有艰苦的条件下，她拼命奋斗，苦心筹划，将两个厂子经营并发殿起来。如今亚特兰大已在整治自己的创伤，新的建筑到处出现，外地人每天成批地拥地进城来，而她有了两家很不错的木厂，两个木料厂，十多支骡队，还有一批罪犯劳工廉价供她役使。这时候向它们告别，就像是将她生活的一个部分永远关起门来，而这个部分尽管又痛苦又严峻，但回想起来却叫无限留恋，并从中得到最大的满足。

她办起了这桩事业，现在却全部把它卖掉，而最使她不安的是如果没有她来经管，艾希礼会丧失这一切-她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一切。艾希礼对谁都信任，加上至今还不怎么懂得事物的轻重利弊。可现在她再也不能给他出主意想办法了-因为瑞德已经告诉他，说她就是爱指挥别人。

“啊，该死的瑞德！”她心中暗暗骂，一面观察着他，越发肯定他是这整个事件的幕后策划者了。至于他是为什么和怎样在策划的，她一点也不清楚。他此刻正在同艾希礼谈话，她一听便立即警觉起来。

“我想你会马上把那些犯人打发回去吧？"他说。

把犯人打发回去？怎么会想要把他们打发走呀？瑞德明明知道这两个厂子的大部分利润是从廉价的犯人劳动中得来的。他怎么会用这样肯定的口吻来谈论艾希礼今后要采取的措施呢？他了解他什么了？

“是的，他们将立即回去，"艾希礼回答说，他显然在回避思嘉惊惶失色的眼光。

“你是不是疯了？"她大声嚷道。"你会丢掉租约上规定的那笔钱呢，而且你又找什么样的劳力去？"

“我要用自由黑人，"艾希礼说。

“自由黑人！简直是胡闹！你知道他们的工作该付多少，而且你还会让北方佬经常盯着你，看你是不是每天给他们吃三顿鸡肉，是不是给他们盖鸭绒被子睡觉。而且如果你在一个懒黑鬼身上打两下，催他动作快一点，你就会听到北方佬大嚷大叫，闹翻了天，结果你得在监狱里蹲一辈子。要知道，只有犯人才是-"

媚兰低头瞧着自己的衣襟里绞扭着的那两只手。艾希礼表示很不高兴，但毫无让步的意思。他沉默了一会，然后跟瑞德交换了一个眼色，仿佛从中得到了理解和鼓励，但同时思嘉也看出来了。

“我不想用犯人，思嘉，"他平静地说。

“那好吧，先生！"她气冲冲地说。"可是为什么不呢？你害怕人家会像议论我那样议论你吗？"

艾希礼抬起头来。

“只要我做得对，就不怕人家议论。可我从来不认为使用犯人劳力是正当的。”

“但是为什么-"

“我不能从别人的强制劳动和痛苦中赚钱埃"

“但是你从前也有过奴隶呢！"

“可他们并不痛苦。而且，如果不是战争已经把他们解放了，我原来也准备在父亲死后让他们自由的。可是这件事却不一样，思嘉。也许你不了解，可我是了解的。这种制度引起的弊病实在太多。我知道得很清楚，约翰尼。加勒格尔在他的工棚里至少杀了一个人。可能更多-多也罢，少也罢，谁关心一个犯人的死活呢？据他说，那个人是想逃路才被杀的，可是我从别处听到的却并非如此。我还知道，他强迫那病得很重无法劳动的人去劳动。就说这是迷信，我还是相信从别人痛苦中赚来的钱，是不可能带来幸福的。"

“天哪！你的意思是-要仁慈，艾希礼，你有没有把华莱士神父关于肮脏钱的那番吼叫都吞到肚里去了？”

“我用不着去吞它。早在他宣讲之前我就相信了。"

“那么，你一定以为我的钱全是肮脏的了，"思嘉嚷着，她开始发火了。"因为我使用犯人，还拥有一家酒馆的产权，而且-"她忽然停顿下来，威尔克斯夫妇都显得很难为情，瑞德却咧嘴嘻嘻笑着。思嘉气得在心大骂：这个人真该死？他一定以为我又要插手别人的事了，可能艾希礼也这样想呢。我恨不得把他们两人的头放在一起扎碎！她抑制着满腔怒火，想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来，但是装得不怎么像。

“当然，这不关我的事，"她说。

“思嘉，你可别以为我是在批评你！我不是这个意思。只不过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不一样，而对你适用的东西不一定适合于我。"

她突然希望同他单独在一起，突然迫切地希望瑞德和媚兰远在天涯海角，好让她能够大声喊出：“可是我愿意用你对事物的看法来看待事物！请你说出你的意思，让我心里明白并且学你那样做呢？”

可是媚兰在场，似乎对这个令人难堪的场面十分害怕，而瑞德却在懒洋洋半咧着嘴笑她，这使她只好以尽可能冷静和容忍的口气说：“我很清楚这是你自己的事业，艾希礼，所以根本用不着我来告诉你该怎么经营。不过，我必须说，我对于你的这种态度和刚才那番议论是不能理解的。"

唔，要是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她就不会说出这些冷冰冰的话了，这些话一定使他很不高兴呢！

“我得罪了你，思嘉，可我的本意并不是这样。你一定得理解我，原谅我。我说的那些话里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我只是说，用某些手段弄到的钱是很少能带来幸福的。"

“但是你错了！"她喊道，她再也无法克制住自己。"你看我！你知道我的钱是怎么来的。你知道我挣到的这些钱以前是什么样的处境呀！你还记得那年冬天在塔拉，天气那么冷，我们只好剪下地毯来做毡鞋，我们吃不饱，而且时常担心将来怎么让小博和韦德受到教育。你记得-"

“我记得，"艾希礼不耐烦地说，"不过我宁愿忘掉。"

“那么，你就不能说当时我们谁是愉快的了，是吗？可现在你瞧瞧我们！你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和一个美好的未来，而且，谁有比我更体面的住宅，更漂亮的衣服和更出色的马匹呢？谁也摆不出一桌更丰盛的饭菜，举行不起更豪华的招待会，同时我的孩子们也应有尽有。那么，我是怎么弄来的钱办这许多事呢？从树上掉来的吗？不，先生！犯人和酒馆租金和-"

“请不要忘另还杀过一个北方佬，"瑞德轻轻地说。"他的确给你起家的本钱呢。"

思嘉陡地转向他，咒骂的话已到了嘴边。

“而且那笔钱还使你非常非常幸福，是不是，亲爱的？"他恶狠狠地但又装出甜蜜的口吻问他。

思嘉一时无话可答，眼睛迅速转向其他三个人，仿佛向他们求援。这时媚兰难过得快要哭了，艾希礼也突然变色，准备打退堂鼓，只有瑞德仍然拈着雪茄，不动声色，很有兴趣地打量着她，她大声喊起来：“那当然喽，它是使我很快活！

“可是，不知为什么，她说不下去了。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八章

自从思嘉生了那场病以后，她感觉到瑞德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她说不准自己对这种变化是否喜欢。他变得清醒了，安静了，有时还有点心神不定似的。他现在时常回家吃晚饭，对仆人更和气，对韦德和爱拉也更亲热了。他从来不提过去的事，无论是愉快的或不愉快的，而且常常以沉默的态度让思嘉也不要提起。思嘉也乐得安静，因为相安无事总是比较好的，所以生活过得十分愉快顺畅，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从她养病期间开始，瑞德就对她保持一种一般的殷勤态度，现在还是这样。他不再用拉长的声调和柔和而略显嘲弄的口气对她说话，也不用辛辣的讽刺来折磨她。她现在才明白，尽管他过去用恶言恶语来激怒她，使得她作出强烈的反应，但他之所以要那样做，毕竟是由于关心她的所作所为。可如今他还关心她的事吗？那就很难说了。他显得客气而谈漠。可她却很怀念他以前的那种关心，即使叫你感到别扭也好。她怀念过去那种吵吵嚷嚷的日子。

现在他很能使她高兴了，几乎像个客人似的；但是正如他过去整天盯着思嘉一刻也不放松那样，现在却整天盯着邦妮了。仿佛他的生活的洪流被引入了一条狭窄的河道。有时思嘉觉得，只要他把倾注在邦妮身上的心血和疼爱分一半给她，生活就会不一样了。只要听到人家说：“巴特勒船长多么宠爱那个孩子呀！"她就万分感慨，连笑都笑不出来了。可是，她要是不笑，人们就会觉得奇怪，而思嘉甚至对自己也决不承认她会妒忌一个小女孩，何况这女孩还是她的亲生呢。思嘉一贯是要在周围每个人心目中占居第一位的，但现在很明显，瑞德和邦妮已经在彼此的心中互占第一位了。

瑞德有时一连几夜回来得很晚，但回来时并没有喝醉。她常常听见他轻轻地吹着口哨经过她那关着的房门向穿堂走去。有他在深夜带着几个人一道回来，然后坐在饭厅里饮酒谈笑。这并不是他婚后头一年时常来喝酒的那些人。现在他邀请来家的人中已没有提包党人，没有拥护共和党的南部白人，也没有共和党分子了。思嘉每每手脚到楼道栏杆边去听他们谈话，并且时常惊异地听到雷内。皮卡德、休。埃尔辛、安迪。邦内尔以及西蒙斯兄弟的声音。梅里韦瑟爷爷和和亨利叔叔也常常在内。有一次她还大为吃惊地听见米德大夫的声音。这些人本来都认为瑞德是罪该万死的呢！

这一群人在思嘉心中是永远跟弗兰克的死连在一起的，而且近来瑞德回家很晚，这叫她更加想起三Ｋ党作案和弗兰克丧命以前好几次的情况。她惊惶地记起，瑞德曾说过他甚至想参加该死的三Ｋ党来挤进上流社会呢，尽管他也希望上帝不要给他一个那么严厉的惩罚。假使瑞德也像弗兰克那样-

有天夜里比平常更晚了，他还没有回来，她紧张得实在受不了了。等到听见他在开房门锁时，她披上围巾。走进点着灯的楼上穿堂里，在楼梯顶上碰见了他。他一见她站在那里，那茫然沉思的面容就变了。

“瑞德，我一定要知道！瑞德，我一定要知道，你是不是-是不是因为三Ｋ党-所以才这么晚回来？你是不是加入-"

在耀眼的灯光下，他好奇地望着她，接着便不禁笑了。

“你已经远远落在时代后面了，"他说。"现在亚特兰大已经没有三Ｋ党了。也许并非全佐治亚都是这样。你是不是听你那些白人渣滓和提包党朋友讲三Ｋ党作恶的故事，听得太多了。"

“没有三Ｋ党？你这是在说假话安慰我吧？"

“亲爱的，我几时想安慰过你？不，真的没有三Ｋ党了。我们肯定它弊多利少，因为那只能引起北方佬经常骚扰不休，同时给州长大人布洛克提供更多有用的资料。他明白只要能使联邦政府、北方佬新闻界相信佐治亚还在准备叛乱，还到处潜伏着三Ｋ党，他就可以安安稳稳地继续当他的州长。为了达到继续当权的目的，他一直在无中生有地拼命编造三Ｋ党暴行的故事，说忠庆的共和党人怎么被暗暗吊死，老实的黑人怎样以强奸的罪名被处以私刑。但所有这些都暗胡编乱造，他自己也很清楚。多谢你的担心，不过，在我不再拥护共和党而成为一个恭顺的民主党人以后不久，就没有三Ｋ党的活动了。"

他所说的关于布洛克州长的那些话，思嘉一只耳朵进，一只耳出，因为她的心思全都集中在三Ｋ党的问题上，只要不再有三Ｋ党她就放心了。瑞德就不会再像弗兰那样丧命了；她也不会丢掉她的店铺和他的那些钱了。但是，他说的有一个词却引起了她的特别的注意。她说过"我们"，这不就把他自己跟那些他以前称为"老团兵"的人自然地连在一起了吗？

“瑞德，"她突然部，"你跟三Ｋ党的解散有没有关系呢？"

他看了她好一会，两只眼睛又飞舞起来。“亲爱的，有关系呢。艾希礼。威尔克斯和我负有主要责任。"

“艾希礼-和你？"

“是的，按照一般而确切的说法是这样，因为政治这东西是能够把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艾希礼和我谁也不怎么喜欢彼此结为同伙，不过-艾希礼从来不相信三Ｋ党，因为他反对一切暴力。而我不相信它，则是觉得它的办法实太太愚蠢，根本达不到我们的目的。它这样干只能维持北方佬对我们的压制，直到来世为止。在艾希礼和我两之间有一种默契，那就是说服那些狂热分子，只要我们耐心地观察，等待和工作，我们就会取得比三Ｋ党那一套更大的进展。”

“你不是说那些小伙子们实际上接受了你的忠告，而你-"

"而我当过投机商当过拥护共和党的白人渣滓当过北方佬的同伙你忘了，巴特勒太太？我如今是个有地位的民主党人，正在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来把我们这个心爱的州从掠夺者的手中夺回来，恢复它原来应有的地位呢！我的忠告是个很好的忠告，他们接受了。我在别的政治问题上的忠告也同样是好的。如今我们已在立法机构中占有多数席位了，不是吗？而且很快，亲爱的，我们就要让我们的某些共和党友好去尝尝铁窗滋味了。他们近来实在是太贪婪太放肆了一点呢。"

“你要出力把他们关进监狱里去？怎么，可他们是你的朋友呀，他们曾让你参与那桩铁路债券的生意，让你从中赚了一大笔钱！"

瑞德突然咧嘴一笑，还是以前那副嘲弄人的模样。

“唔，我对他们并没有恶意。不过我现在站到了另一个方面，只要我能够出力让他们落得个罪有应得的下场，我是会干的。而且，那会大大提高我的声望呢！我对有些交易的内情十分清楚，等到立法机构深入追究时，那是很有价值的-而且从目前局势看，这已经为期不远了。他们也在开始调查州长的情况，只要可能，他们就会把他送进监狱去。你最好告诉你的好友盖勒特家和亨登家，叫他们准备好一有风声就立即离开城市，因为人家既然能逮捕州长，就更能逮捕他们了。”

思嘉眼看共和党人凭借北方佬军队的支持在佐治亚当政了那么多年，因此对瑞德这些轻松的话并不太相信。州长的地位应该是巩固了，立法机构丝毫也奈何他不得，哪还谈得上进监狱呢！

“瞧你说的，"她好像要提醒他注意。

“他即使不蹲监狱，至少也不会再当选联。下一届我们将选出一位民主党人当州长，换换班嘛。"

“我想你大概会参与的吧？"她用讽刺的口气问。

“我的宝贝，我会的。我现在就参与了呢，这便是我夜里回来得很晚的原因。我比从前用铁锨挖金矿时还要卖力，拼命帮助组织下一届选举。还有-我知道，你听了会恼火的，巴特勒太太-我在给这次组织活动捐献一大笔钱呢。你还记得吗，许多年前你在弗兰克的店铺里告诉过我，说我保留联盟政府的黄金不交出来是不诚实的。现在我终于同意你的看法，联盟的黄金正在用来帮助联盟分子重新当政呢。"

“你这是把金钱往耗子洞里倒呀！"

“什么！你把民主党叫做耗子洞？“他用嘲弄的眼光盯着她，接着便安静下来，没有什么表情了。"这次选举谁胜谁负，与我毫无关系。重要的是让大家都知道我为它出过力气，花过钱。这一点被大家记住了，将来对邦妮是大有好处的。"

“我听见你那样虔诚地说你改变了心肠时，我差一点给吓住了，可现在我发现你对民主党人并不比任何别的东西更有诚意呢。"

“这根本谈不上改变心肠。只不过是换一张皮罢了。你可以把豹子身上的斑点刮掉，可它仍然是豹子，跟原来完全一样。"

这时邦妮被穿堂的声响惊醒了，她睡意朦胧而又急切地喊着：“爹爹！"于是瑞德绕过思嘉，赶忙赶到孩子那里去了。

“瑞德，等一等。我还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你以后下午不要再带邦妮一起去参加那些政治集会，让一个小女孩到那种地方，太不像样了！而且你自己也会叫人笑话的。我做梦也没想到你会带着她，直到最近亨利叔叔提起，他似乎以为我知道，并且-"

他猛地朝她转过身来，面孔板得紧紧得。

“一个小女孩坐在父亲膝上，而他在跟朋友们讲话，你怎么会认为这样不像样了呢？你觉得好笑，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可笑的。人们会期记住，当我在帮助把共和党人赶出这个州时，邦妮就坐在我膝上呢。人们会期记住-"他那板着的面孔放松了，两只眼睛又恶意地飞舞起来。"你不知不知道，当人们问她最喜欢谁时，她回答说：'爹爹和民主党人'，又问最恨谁呢，她说：'白人渣滓'。感谢上帝，人们就是记得这种事！"

思嘉气得厉声喊道：“我想你会告诉她我就是白人渣滓了！”

“爹爹，"邦妮又在呼唤，而且显得有点生气了。这时瑞德仍然嬉笑着，他穿过门厅向女儿走去。

那年十月布洛克州长宣告辞职，逃离了佐治亚。在他的任期内，滥用公款和贪污浪费达到了严重的程度，以致压得他终于垮台。公众的愤怒十分强烈，连他自己的党也陷于分裂崩溃。民主党人在立法机构中占据了多数，但喧只是一个方面。布洛克知道他正要受到调查，生怕被弹劾，便采取了主动。他匆忙而秘密地撤走，并按照事先的布置，等到他安全抵达北方以后才宣布辞职的消息。

他逃走后一个星期，消息正式宣布，亚特兰大全城为之欢腾。人们全聚集在街头，男人们笑嘻嘻地相互握手道贺，妇女们彼此亲吻着，哭叫着。大家都在家里举行庆贺晚会。这时消防队忙着全城到处奔跑，因为欢乐的小孩子们在户外燃起了喜庆篝火，一不小就会蔓延开了。

差不多度过难关了！重建时期眼看就要过去了！不用说，代理州长仍是个共和党人，但是选举到十二月间就要举行，人人心里都明白结果会怎么样。选择开始后，尽管共和党人拼命地疯狂挣扎，佐治亚还是又一次选出了一个民主党州长。

那时又是一番欢喜和兴奋，不过跟布洛克逃跑后侠城震动的情况不一样。这次是一种很清醒的衷心喜悦，一种出自灵魂深处的感恩之情，因此当牧师们感谢上帝挽救了这个州时，堂里总是挤得满满的。人们也感到骄傲，是与得意和欢欣汇合在一起的骄傲，觉得佐治亚又回到自己人的手中了-无论华盛顿政府怎么防范，也无论军队、提包党、白人渣滓和本地共和党人怎样阻拦，它终于又回来了。

国会曾几次通过反对佐治亚州的严厉法规，硬要保持它的被征服的地位，军队也在这里先后三次取消了民法，实行军管。黑人由于立法机构的纵容曾乐得逍遥嬉戏，贪婪的外来者渎职舞弊，损公肥私，胡乱管理州务，佐治业曾经被钉上枷锁，受尽屈辱折磨，陷入绝望的境地。但是现在，这一切全都结束了。佐治亚又重新属于它自己，而且是通过它人民的自己努力而获得的。

共和党人的突然垮台并没有使所有的人都感到高兴。它在那些白人渣滓、提包党和共和党人中引起了一片惊慌。盖勒特家和亨登家的人得到布洛克在宣布辞职前离开的消息后，也仓皇外逃，各自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去了。那些留下来的提包党和白人渣滓都惶惶不安，为了互相安慰而赶快聚集在一起，并担心立法机关的调查会揭露出什么有关他们个人的案子来。他们现在惊慌失措，困惑莫解，惶恐万状。不再那么傲慢无礼了。那些前来看望思嘉的女人则反反复复地诉说：

“可是谁会想到事情竟落到这个地步呀？我们还以为州长的权力大极了。我们以为他会还待在这里。我们以为-"

思嘉也同样被目前拉形势弄得困惑不解了，尽管瑞德曾经给她提示过它的发展趋向。她感到遗憾的不是布洛克走了和民主党人又回来了。尽管说起来谁都不会相信，但她确实对于北方佬州政府终于被推翻一事也隐约地感到高兴。因为她对于自己在重建时期的艰苦挣扎，以及对于军队和提包党随时可能没收她的金钱和产业的恐惧，还记忆犹新啊！她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候自己多么孤苦无助，以及因此而多么惶恐：而对于这个可恶的制度强加在南方头上的北方佬，又是多么的仇恨。而且，她一直在恨他们呢。不过，当时为了获得最大的安全，她曾经跟北方佬走到一起了。无论她多么不喜欢他们，她还是屈服了他们，自己割断了同老朋友们和以前那种生活方式的联系。可如今，征服者的权势已经完蛋了！她把赌注押到了布洛克政权的持续上，所以她也就完了！

一八七一年的圣诞节是佐治亚人近十年来最愉快的一个圣诞节，思嘉环顾周围，心里很不是滋味。她不得不看到，本来在亚特兰大最令人厌恶的瑞德，由于乖乖放弃了共和党的那套邪说，又付出了不少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帮助佐治亚打回来，现在已成为最受欢迎的人了。他骑着马在大街上走过，一路上微笑着举帽致意，而浑身天蓝色的邦妮横坐在他胸前，这时人人都微笑答礼，热情问候，并钟爱地瞧着那位小姑娘。至于她，思嘉呢-

第五十九章 第五十九章

谁心里都清楚，邦妮。巴特勒越来越野了，真有必要严加管教她，然而她又是招人喜爱的宠儿，谁都不忍心去严格约束她。她是在跟父亲一起旅行的那几个月里开始放纵起来的。她和瑞德在新奥尔良和查尔斯顿时，就得到允许晚上高兴玩到什么时候都行，常常在剧院里，饭店里或牌桌旁倒在父亲怀里睡觉。现在，只要你不加强制，她就决不跟听话的爱拉同时上床去睡。她和瑞德在外时，瑞德总是让她穿自己想穿的衣服，而且从那时候起，每加嬷嬷叫她穿细布长袍和围裙，而不让穿天蓝色塔夫绸衣裳和花边护肩时，她就要大发脾气。

一旦孩子离家外出，以及后来思嘉生病去了塔拉，便失去了对她的管教，好像现在就再也管不住她了。等到邦妮长大了些，思嘉又试着去约束她，想不让她太任性、太骄惯，可是收效并不大。瑞德常常护着孩子，不管她的要求多么荒唐，行为多么怪僻。他鼓励她随意说话，把她当大人看待，显然十分认真地倾听她的意见，并且装作很听从似的。结果，邦妮常随意干扰大人的事，动不动就反驳父亲，使他下不了台。但是瑞德只不过笑笑而已，连思嘉要打她一下手心以示警戒，他也不允许。

“如果她不是这样一个可爱的宝贝，她也就吃不开了，"思嘉郁郁不乐地想，也明白她的孩子原来和她自己一样倔强。“她崇拜瑞德，要是他愿意的话，是完全可以让她变好的。"

可是瑞德没有表示要教育孩子学好的意思。她做什么都是对的，她要月亮就给月亮，如果他能去摘下来的话。他对她的美貌，她的鬈发，她的酒窝，她的优美的姿势，无不感到骄傲。他爱她的淘气，爱她的兴高采烈，以及她用以表示爱他的那种奇特而美妙的样子。尽管她有骄惯和任性的地方，但她毕竟是那样可爱的一个孩子，他怎么能忍心去约束她呢！他是她心目的上帝，是她小小世界的中心，这对他实在太宝贵了，他决不敢冒丧失这一地位的危险去训斥她。

她总像影子似的紧跟着他。早晨，他还不想起来时她就把他叫醒；吃饭时坐在他旁边，轮换地吃着他和她自己碟子里的东西；骑马出门时坐在他面前的鞍头上；晚上睡觉时只让瑞德给脱衣服，把她抱到他旁边的小床上去。

思嘉眼看自己的女儿用一又小手牢牢地控制着她的父亲，心里又高兴又感动。有谁能像瑞德这样一条汉子，做起父亲来竟会如此严肃而认真呢？不过，有时候思嘉也心怀妒忌，痛苦不堪，因为邦妮刚刚四岁，却比她更加了解瑞德，更能驾驭他。

邦妮满四岁后，嬷嬷便开始唠叨了，抱怨一个小姑娘不能骑着马，"横坐在她爸前面，衣裳被风撩得高高的。"瑞德对于这一批评颇为重视，因为嬷嬷提出的有关教育女孩子的意见，他一般都比较注意。结果他就买了一匹褐色的设特兰小马驹，它有光滑的长鬃和尾巴，连同一副小小的带有银饰的女鞍。从表面上看，这匹小马驹是给三个孩子买的，而且还给韦德也买了一副鞍子，可是韦德更喜爱他的那条圣伯纳德猫，而爱拉又害怕一切动物，因此这匹小马驹实际上便成了邦妮一个人的，名字就叫"巴特勒先生。"邦妮的占有欲得到了满足，唯一遗憾的是她还没有学会像她父亲那样跨骑在马鞍上。不过经过瑞德向她解释，说明侧骑在女鞍上比跨骑还要困难得多，她便感到高兴而且很快就学会了。瑞德对她骑马的姿势和灵巧的手腕是非常得意的。

“等着瞧吧，到她可以打猎了的时候，准保世界上哪个猎手也不如她呢，"瑞德夸口说。"那时我要带她弗吉尼亚去，那里才是真正打猎的地方。还有肯塔基，骑马就得到那里去。"

等到要给她做骑马服时，照样又得由她自己挑选颜色，而且她照例又挑上了天蓝色的。

“不过，宝贝！还是不要用这种蓝丝绒吧！蓝丝绒是我参加衬交活动时穿的呢，“思嘉笑着说。"小姑娘最好穿黑府绸的。"这时她看见那两道小小的黑眉已经皱起来了，便赶紧说：“瑞德，看在上帝面上，你告诉她那种料子对她多么不合适，而且还很容易脏呀！"

“唔，就让她做蓝丝绒的。要是弄脏了，我们就给她再做一件，“瑞德轻松地说。

这样，邦妮便有了一件蓝丝绒骑马服，衣襟下垂到小马肋部；还配做了一顶黑色的帽子，上面插着根红羽毛，那是受了媚兰讲的杰布。斯图尔特故事的启发。每当风和日丽，父女俩便骑马在桃树街上并辔而行，瑞德勒着缰绳让他那匹大黑马缓缓地配合那只小马的步伐啊埃有时他们一直跑到城郊的平静道路上，把孩子们和鸡呀、狗呀吓得乱窜。邦妮用马鞍抽打着她的"巴特勒先生，"满头纠缠着的鬈发迎风飘舞，瑞德则紧紧地勒着他的马，让他觉得她的"巴特勒先生"会赢得这场赛跑。

后来瑞德确信她的坐势已经很稳当了，她的手腕已经很灵巧有力，而且她一点也不胆怯了，便决定让她学习跳栏，当然那高度只能是小马的脚长所能达到的。因此，他在后面场院里放置了一个栏架，还以每天２５美分的工儿雇用彼得大叔的侄子沃什来教"巴特勒先生"跳栏。它从离地两英寸开始，逐渐跳到一英尺的高度。

这个安排遭到了最有关系的三方：即沃什、"巴特勒先生"和邦妮的反对。沃什是很怕马的，因为贪图高工钱才勉强答应教这只倔强的小马每天跳栏２０次。“巴特勒先生"让它的小女主人经常拉尾巴和看蹄子，总算还忍受得住，可是总觉得它那生来肥胖的身躯是越不过那根栏杆的。至于邦妮，她最不高兴别人骑她的小马，因此一看见"巴特勒先生"被活什么骑着练习跳栏，便急得直顿脚。

直到瑞德最后认定小马已训练得很好，可以让邦妮自己去试试了，这孩子才无比地兴奋起来。她第一次试跳就欣然成功，便觉得跟父亲一起骑马外出没有什么意思了。思嘉看着这父女俩那么兴高采烈，禁好笑，她心想只要这新鲜劲儿过去，邦妮的兴趣便会转到别的玩意上，那时左邻右舍就可以安静些了。可是邦妮对这项游戏毫不厌倦。后院里从最远那头的凉亭直到栏架，已出现一条踏得光光的跑道。从那里整个上午都不断传来兴奋的呐喊声。这些呐喊，据一八四九年作过横跨大陆旅行的梅里韦瑟爷爷说，跟一个阿帕切人成功地剥一次头皮后的欢叫完全一样。

过了一个星期，邦妮要求将栏杆升高些，升到离地一英尺半。

“你到你六岁的时候吧，"瑞德说。"那时你能跳得更高了，我还要给你买匹大些的马。'巴特勒先生'的腿不够长呢。"

“够长。我已经跳过媚兰姑姑家的玫瑰丛了，那高得很呢！”

“不，你还得等等，"瑞德说，这回总算表现得坚定些。可是这坚定在她不停的恳求和怒吼下又渐渐消失了。

“唔，好吧，"有天早晨他笑着说，同时把那根窄窄的白色横杆挪高一些。"你要是掉下来，可别哭鼻子骂我呀！"

“妈！"邦妮抬起头来朝思嘉的卧室尖叫着。“妈！快看呀！爹爹说我能跳啦！”

思嘉正在梳头，听见女儿喊叫便走到窗口，微笑着俯视这个兴奋的小家伙，她穿着那件已沾满了尘土的天蓝色骑马服，模样可真怪。

“我真的得给她再另做一件了，'她心里想。"天知道我怎样才能说服她丢掉这件脏的埃”

“妈，你看！"

“我在看着呢，亲爱的，"思嘉微笑着说。

瑞德将孩子举起来，让她骑在小马上，这时思嘉瞧着她那挺直的腰背和昂起的头，顿时从心底涌起一股自豪感，不禁大声喊道：

“你真漂亮极了，我的宝贝！”

“你也一样呢，”邦妮慷慨地回赞她一句，一面用脚跟在"巴特勒先生"的肋上狠狠一蹬，便向凉亭那边飞跑过去了。

“妈，你瞧我这一下吧！"她大喊一声，一面抽着鞭子。

瞧我这一下吧！

记忆在思嘉心灵的深处隐隐发出回响。这句话里似乎有点不祥的意味。那是什么呀？难道她记不起来了？她俯视着她的小女儿那么轻盈地坐在飞奔的小马上，这时一丝凄冷突然掠过她的胸坎。邦妮猛冲过来，她那波翻浪涌般的鬈发在头上螦动着，天蓝色的眼睛闪闪发亮。

“这像爸的眼睛，爱尔兰人的蓝眼睛，"思嘉心想，"而且她在无论哪个方面都像他呢。”

她一想起杰拉尔德，那正在苦苦搜索的记忆便像令人心悸的夏日闪电般霍然出现，立即把一整幅乡村景色照得雪亮了。她听得见一个爱尔兰嗓音在歌唱，听得见从塔拉疾驰而来的马蹄声，听得见一个跟她的孩子很相像的鲁莽的呼喊：“爱伦，瞧我这一下吧！"

“不！"她大声喊道，"不！唔，邦妮，你别跳了！"

正当她探身向窗口望时，一种可怕的木杆折裂声，瑞德的吼叫声，以及一堆蓝丝绒和飞奔的马蹄猝然坍倒在地上的声响，便同时传来了。然后，“巴特勒先生"挣扎着爬起来，驮着一个空马鞍迅速地跑开了。

邦妮死后第三个晚上，嬷嬷蹒跚着慢慢走上媚兰家厨房的台阶。她全身都是黑的，从一双脚尖剪开了的大男鞋到她的黑色头帕都是黑的。她那双模糊的老眼里布满了血丝，眼圈也红了，整个笨重的身躯几乎每处都流露出痛苦的神情。她那张皱脸孔，像只惶惑不安的老猴似的，不过那下颚却说明她心中早已打定了主意。

她对迪尔茜轻轻说了几句，迪尔茜亲切地点点头，仿佛她们之间那多年以来的争斗就这样默默地休战了。迪尔茜放下手中的晚餐盘碟，悄悄地穿过餐具室向饭厅走去。不一会儿，媚兰来到了厨房里，她手里还拿着餐巾，满脸焦急的神色。

“思嘉小姐不是-”

“思嘉小姐倒是平静了，跟平常一样，"嬷嬷沮丧的说。“我本来不想打搅你吃晚饭，媚兰小姐。可是我等不及了，要把我压在心里的话跟你说说呢。"

“晚饭可以等一会儿再吃嘛，"媚兰说。"迪尔茜，你去给别的人开饭吧。嬷嬷，跟我来。"

嬷嬷蹒跚着跟在她后面，走过穿堂，从饭厅门外经过，这时艾希礼已端坐在餐桌上首，小博在他旁边，思嘉的两个孩子坐在对面，他们正把汤匙弄得丁丁当当乱响。饭厅里充满着韦德和爱拉的欢快的声音。他们觉得能跟媚兰姑姑在一起待这么久，真像是吃野餐呢。媚兰姑姑一向待他们和气，现在更是这样。小妹妹的死对他们没好像没有什么影响。邦妮从她的小马上摔下来后，母亲哭了很久，媚兰姑姑把她们带到这里来，跟小博一起在后院玩耍，想吃时便一起吃茶点饼干。

媚兰领路走进那间四壁全是书籍的起居室，关好门，推着嬷嬷在沙发上坐下。

“我准备吃过晚饭就马上过来的，"她说。"既然巴特勒船长的母亲已经来了，我想明天早晨就会下葬了吧。"

"下葬吗，正是这个问题呀，"嬷嬷说。"媚兰小姐，我们都弄得没有一点主意了，我就是来求你帮忙呢。这世止事事都叫人心烦，亲爱的，事事都叫人心烦啊！”

“思嘉小姐病倒了吗？"媚兰焦急地问。"自从邦妮-以来，我就很少看见她呢。她整天关在房子里，而巴特勒船长却出门去-”

泪水突然从嬷嬷那张黑脸上滚滚而下，媚兰坐到她身旁，轻轻拍着她的臂膀。一会儿，嬷嬷便撩起她的黑衣襟把眼睛拭干了。

“你一定得去帮忙我们呀，媚兰小姐。我已经尽了我的力了，可一点用处也没有。"

“思嘉小姐-"

嬷嬷挺直了腰板。

“媚兰小姐，你和我一样了解思嘉小姐嘛。那孩子到了该忍住的时候，上帝就给她力量叫她经受得起了。这件事伤透了她的心，可她经得祝我是为了瑞德先生才来的呀。"

“我每次到那里，都很想见到他，可他要么进城去了，要么就锁在自己房里，跟-至于思嘉，她像个幽灵似的，一句话也不说-快告诉我，嬷嬷。你知道，只要我做得到，我是会帮忙的。"

嬷嬷用手背擦了擦鼻子。“我说思嘉小姐无论碰到什么事都经得住，因为她经受得多了。可是瑞德先生呢，媚兰小姐，他从没经受过他不愿经受的事，一次也没有。就是为了他，我才来找你。"

“不过-"

“媚兰小姐，今儿晚上你一定得跟我一起回去呀。"嬷嬷的口气非常迫切。"说不定瑞德先生会听你的呢。他一向是尊重你的意见的。"

“唔，嬷嬷，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你指的是什么呢？"

嬷嬷挺起胸来。

“媚兰小姐，瑞德先生已经-已经疯了。他不让我们把小姑娘抬走呢。”

“疯了？啊，嬷嬷，不会的！"

“我没有撒谎，这是千真万确的事。他不会让我们埋葬那孩子。他刚才亲口对我说了，还没超过一个钟头呢。"

“可是他不能-他不是-"

“所以我才说他疯了嘛。"

“但是为什么-"

“媚兰小姐，我把一切都告诉你吧。我本来不该告诉任何人，不过，咱们是一家人，你又是我唯一能告诉的。我把一切都告诉你吧。你知道他非常疼爱那个孩子。我从没见过一个人，无论黑人白人，是这样疼爱孩子的。米德大夫一说她的脖子摔断了，他就吓得完全疯了。他随即拿起枪跑出去，把那可怜的小马驹给毙了。老天爷，我还以为他要自杀呢！那时思嘉小姐晕过去了，我正忙着照顾她，邻居们也都挤在屋里屋外，可瑞德先生却始终痴呆地紧抱着那孩子，甚至还不让我去洗她那小脸的血污。后来思嘉小姐醒过来了，真谢天谢地，我才放心！我想，他们俩会互相安慰了吧。”

嬷嬷又开始在流泪，不过这一次她索性不擦了。

“可当她醒过来后，到那房里一看，发现他抱着邦妮坐在那里，便说：'还我的女儿，她是你害死的！'"

“啊，不！她不能这样说！"

“是呀，小姐，她就是那样说的。她说：'是你害死了她。'我真替瑞德先生难过，我也哭了，因为他那模样实在太可怜。我说：'把那孩子交给她嬷嬷吧。我不忍心让小小姐再这样下去呀。'我把孩子从他怀里抱过来将她放到她自己房里，给她洗脸，这时我听见他们在说话，那些话叫我听了血都凉了。思嘉小姐骂他是杀人犯，因为让孩子去跳那么高的栏给摔死了，而他说思嘉小姐从来不关心邦妮小姐和她的另外两个孩子……"

"别说了，嬷嬷！什么也别说了。你真不该给我讲这些事的！"媚兰喊道。嬷嬷的话里描绘的那幅情景，叫她害怕得心直发紧。

“我知道我用不着对你说这些，可我心里实在憋得慌，也不知道哪些话该说不该说了。后为瑞德先生亲自把孩子弄到了殡葬处，随即又带回来放在他房里她自己的床上。等到思嘉小姐说最好装殓起来停在客厅里时，我看瑞德先生简直要揍她了。他立即说：'她应该留在我房里。'同时他回过头来吩咐我：“嬷嬷，你留在这里看着她，等我回来。'接着他就骑马出门了，直到傍晚时候才回来。他急急忙忙回到家里时，我发现他喝得醉醺醺的，不过还像平常那样勉强支持着。他一进门，对思嘉小姐和皮蒂小姐以及在场的太太们一句话也没有，便赶紧直奔楼上去，打开他的房间，然后大声叫我。我尽快跑到楼上，只见他正站在床边，但因为屋里太黑，百叶窗也关了，我几乎看不清楚。"

“这时他气冲冲地对我说：'把百叶窗打开，这里太黑了。'我马上打开窗子，发现他正瞧着我，而且，天哪，媚兰小姐，他那模样多古怪呀，吓得我连膝头都打颤了。接着他说：'拿灯来，多拿些灯来！把它们全都点上。不要关窗帘或百叶窗，难道你不知道邦妮小姐怕黑吗？'”

媚兰那双惊恐的眼睛跟嬷嬷的眼睛互相看了看，嬷嬷不住地点点头。

“他就是这样说的。'邦妮小姐怕黑。'”

嬷嬷不由得哆嗦起来。

“我给他拿来一打蜡烛，他说了一声：'出去！'然后他把门倒锁起来，坐在里面陪着小小姐，连思嘉小姐来敲门叫他，他也不开。就这样过了两天。他根本不提下葬的事，只早晨锁好门骑马进城去，到傍晚才喝醉酒回来，又把自己关在房里，不吃也不睡。现在他母亲老巴特勒夫人从查尔斯顿赶到这里参加葬礼来了，苏伦小姐和威尔先生也从塔拉赶来，可是瑞德先生对她们都一声不吭。唔，媚兰小姐，这真可怕呀！而且越来越糟，别人也会说闲话呢！”

“这样，到今天傍晚，"嬷嬷说着又停顿一下，用手擦了擦鼻子。"今天傍晚，他回来时，思嘉小姐在楼道里碰到了他，便跟他一起到房里去，并对他说：'葬礼定在明天上午举行。'他说：‘你要敢这样，我明天就宰了你。'"

“啊，他一定是疯了！"

“是的，小姐。接着他们谈话的声音低了些，我没有全听清楚，只听见他又在说邦妮小姐怕黑，而坟墓里黑极了。过了一会儿，思嘉小姐说，'你倒好，把孩子害死了以后，为了表白自己，却装起好心来了。'他说：'你真的不能宽恕我吗？'她说：'不能。而且你害死邦妮以后所干的那些勾当我早就厌恶极了。全城的人都会唾骂你。你整天酗酒，并且，你要是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哪里鬼混，那你就太愚蠢了。我知道你是到那个贱货家去了，到贝尔。沃特琳那里去了。'"“

“啊，嬷嬷，不会的。”

“可这是真的，小姐。她就是这样说的。并且，媚兰小姐，这是事实。我黑人对许多事情知道得比白人要快。我也知道他是到那个地方去了，不过没有说罢了。而且他也并不否认。他说：'是呀，太太我正是到那里去了，你也用不着这样伤心，因为你觉得这并不要紧嘛。走出这个地狱般的家，而那个下流地方便成了避难的天堂呢。何况贝尔是世界上心肠最好的女人。她决不指责我说我害死了自己的孩子呢。'"

“啊，“媚兰伤心地喊了一声。

她自己的生活是那么愉快，那么宁安，那么为周围的人所爱护，那么充满着相互间的真挚亲切关怀，因此她对于嬷嬷所说的一切简直难以理解，也无法相信，不过她心里隐隐记得一桩事情，一幅她急于要排除就好比不愿意想像别人裸体一样的情景，那就是那天瑞德把头伏在她膝上哭泣时谈起贝尔。沃特琳。可是他是爱思嘉的。那天她不可能对此产生误解。而且，思嘉也是爱他的。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龃龉呢？夫妻之间怎么这有这样毫不留情地相互残杀呢？

嬷嬷继续伤心地说下去。

“过了一会，思嘉小姐从房里出来，她的脸色煞白，但下颚咬得很紧。她看见我站在那里，便说：'嬷嬷，葬礼明天举行。'说罢就像个幽灵似的走了。那时我心里怦怦乱跳，因为思嘉小姐是说到就做到的。可瑞德先生也是说一不二的呀，而且他说过她要是那样干，他就要宰了她呢。我心里乱极了，媚兰小姐，因为我良心上一直压着一桩事再也忍受不住了。媚兰小姐，是我让小小姐在黑暗中受了惊呢。"

“唔，嬷嬷，可是这不要紧-现在不要紧了。"

“要紧着呢，小姐。麻烦都出在这里呀。我想最好还是告诉瑞德先生，哪怕他把我杀了，因为我良心上过不去呀！所以我趁他还没锁门便赶快溜了进去，对他说：'瑞德先生，我有件事要向你承认。'他像个疯子似的猛地转过身来对我说：'出去！'天哪，我还从来没这样怕过呢！不过我还是说：'求求您了，瑞德先生，请允许我告诉您。我做的是该杀的事。是我叫小小姐在黑暗中受惊了呢。'说完，媚兰小姐，我就把头低下来，等着他来打了。可是他什么也没说。然后我又说：'我并不是存心的。不过，瑞德先生，那孩子很不小心，她什么也不怕。她常常等别人睡着了溜下床来，光着脚在屋里到处走动。这叫我很着急，生怕她害了自己，所以我对她说黑暗里有鬼和妖怪呢。'"

“后来-媚兰小姐，你知道他怎么了？他显得很和气，走过来把手放在我的臂膀上。这是他头一次这样做呢。他还说：'她真勇敢，你说是吗？除了黑暗，她什么也不怕。'这时我哭了起来，他便说：'好了，嬷嬷，'他用手拍着我。'好了，嬷嬷，别这样哭了。我很高兴你告诉了我。我知道你爱邦妮小姐，既然你爱她，就不要紧了。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心埃'好了，他既然这样和气，我就胆大了，就鼓起勇气说：'瑞德先生，安葬的事怎么样呢？'那时他像个野蛮人瞪大眼睛望着我说：'我的天，我还以为要是别人都不懂，可你总会懂得吧！你以为既然我的孩子那么害怕黑暗，我还会把她送到黑暗里去吗？现在我就听得她平常在黑暗中醒来时那种大哭的声音呢。我不会让她受惊了。'媚兰小姐，那时我就明白他是疯了。他喝酒，他也需要睡觉和吃东西，可这不是一切。他真的疯了。他就那样把我推出门外，嘴里嚷着：'给我滚吧！'"

“我下楼来，一路想着他说的不要安葬，可思嘉小姐说明天上午举行葬礼，他又说要毙了她。弄得家里所有的人，还有左邻右舍，都在谈论这件事，这样我就想到了你。媚兰小姐。你一定得去帮我们一把。"

“唔！嬷嬷，我不能冒冒失失闯去呀！"

“要是你都不能，还有谁能呢？"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嬷嬷？"

“媚兰小姐，我也说不明白。但我认为你是能帮上忙的。你可以跟瑞德先生谈谈，也许他会听你的话。他一直很敬重你呢，媚兰小姐。也许你不知道，但他的确这样。我听他说过不止一次两次，说你是他所识的最伟大的女性呢。"

“可是-"

媚兰站起来，真不知怎么办好，一想到要面对瑞德心里就发怵。一想到要跟一个像嬷嬷描述的那样悲痛得发疯的男人去理论，她浑身都凉了。一想到要进入那间照得通亮、里面躺着一个她多么喜爱的小姑娘的房子，她的心就难过极了。她怎么办呢？她能向瑞德说些什么才可以去缓解他的悲伤和恢复他的理智呢？她一时犹豫不定地站在那里，忽然从关着的门里传来她的孩子的欢快笑声，她猛地像一把刀子扎进心坎似的想起他要是死了呢？要是她的小博躺在楼上，小小的身躯凉了，僵了，他的笑声突然停止了呢？

“啊，"她惊恐地大叫一声，在心里把孩子紧紧抱祝她深深懂得瑞德的感情了。如果小博死了，她怎能把他抛开，让他孤零零的沦落在黑暗中，任凭风吹雨打啊！

“啊，可怜的，可怜的巴特勒船长啊！"她喊道。"我现在就去看他，马上就去。”

她急忙回到饭厅，对艾希礼轻轻说了几句，然后紧紧搂了孩子一下，激动地吻了吻他的金色鬈发，这倒把孩子吓了一跳。

她帽子也没戴，餐巾还拿在手里，便走出家门，那迅疾的步子可叫嬷嬷的两条老腿难以跟上了。一连进思嘉家里前厅，她只向聚集在图书室里的人，向惊慌的皮蒂小姐和庄严的巴特勒老夫人，以及威尔和苏伦，匆匆地鞠躬致意，便径直上楼，让嬷嬷气喘吁叮地在背后跟着。她在思嘉紧闭的卧室门口停留了一会，但嬷嬷轻声说：“不，小姐，不要进去。"

于是媚兰放慢步子走过穿堂，来到瑞德的门前站住了。她犹豫不定，仿佛想逃走似的。然后，她鼓起勇气，像个初次上阵的小兵，在门上敲了敲，并轻轻叫道：“请开门，巴特勒船长，我是威尔克斯太太。我要看看邦妮。"

门很快开了，嬷嬷畏缩着退到穿堂的阴影中，同时看见瑞德那衬托在明亮的烛光背景中的巨大黑影。他摇摇晃晃地站在那里，嬷嬷好像还闻到他呼吸中的威士忌酒气。他低头看了看媚兰，挽起她的胳臂把她带进屋里，然后把门关上了。

嬷嬷侧着身子偷偷挪动到门旁一把椅子跟前，将自己那胖得不成样子的身躯费劲地塞在里面。她静静地坐着，默默地哭泣和祈祷着，不时撩起衣襟来擦眼泪。她竭力侧耳细听，但听不清房里的话，只听到一些低低的断断续续的嗡嗡声。

过了相当长一个时候，房门嘎的一声开了，媚兰那苍白而紧张的脸探了出来。

“请给我拿壶咖啡来，快一点，还要些三明治。"

一旦形势紧迫，嬷嬷是可以像个１６岁的活泼黑人那样敏捷的，何况她很想到瑞德屋里去看看，所以行动起来就更迅速了。不过，她的希望破灭了，因为媚兰只把门开了一道缝，将盘子接过去又关了。于是，嬷嬷又侧耳细听了很久，但除了银餐具碰着瓷器的声音以及媚兰那模模糊糊的轻柔语调调外，仍然什么也听不清楚。后来她听见床架嘎吱一声响，显然有个沉重的身躯倒在床上，接着是靴子掉在地板上的声音。又过了一会，媚兰才出现在门口，但是嬷嬷无论怎样努力也没能越过她看见屋里的情景。媚兰显得很疲倦，眼睫毛上还闪着莹莹的泪花，不过脸色已平静了。

“快去告诉思嘉小姐，巴特勒船长很愿意明天上午举行邦妮的葬礼，"她低声说。

“谢天谢地！"嬷嬷兴奋地喊道。"你究竟是怎么-"

“别这么大声说，他快要睡着了。还有，嬷嬷，告诉思嘉小姐，今晚我要整夜守在这里。你再给我去拿些咖啡，拿到这里来。"

“送到这房里来？"

“是的，我答应了巴特勒船长，他要是睡觉，我就整夜坐在那孩子身边。现在去告诉思嘉小姐吧。省得她再担心了。”

嬷嬷动身向穿堂那头走去，笨重的身躯震憾着地板，但她的心里轻松得唱起歌来了。她在思嘉门口沉思地站了一会，脑子里又是感谢又是好奇，那一片紊乱已够她受的了。

“媚兰小姐是怎样胜过我把事情办成的呢？我看天使们都站在她那一边了。我要告诉思嘉小姐明天办葬礼的事，可我想最好把媚兰小姐守着小小姐坐夜的事先瞒着。思嘉小姐根本不会喜欢她这样做呢。”

第六十章 第六十章

这世界好像出了点毛病，有一种阴沉而可怕的不正常现象，好像一片阴暗和看不透的迷雾，弥温于一切事物之中，也偷偷地把思嘉包围起来。这种不正常比邦妮的死还显要严重，因为邦妮死后初期的悲痛现在已逐渐减轻，她觉得那个惨重的损失可以默默地忍受了。可是目前这种对于未来灾难的恐惧感却持续着，仿佛有个邪恶的盖着头巾的东西恰好蹲在她的肩上，仿佛脚下的土地她一踩上就会变成流沙似的。

她心里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恐惧。她有生以来一直牢牢地立足于常识的基础之上，曾经害怕过的总是些看得见的东西，包括伤害、饥饿、贫困，以及丧失艾希礼的爱，等等。而如今是在试着分析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她失了她最爱的孩子，但是她毕竟忍受得住，就像忍受了旁的惨重损失那样。她还有健康的身体，还有很多如愿以偿的金钱，而且仍然享有对艾希礼的爱，尽管近来看见他的机会愈来愈少了。甚至连媚兰那个倒霉的间外招待会以后，他们之间形成的拘束，也不怎么使她烦恼，因为她知道那一切会过的。不，她目前的恐惧不是属于痛苦、饥饿或丧失爱情这一类。那些恐惧从来没有像这次非同寻常的感觉一样使她颓丧不堪-这种折磨人的恐惧跟她从前在恶梦中的感觉，即她伤心地从中穿过的一片茫茫游动的迷雾，一个在寻找避难所的迷途的孩子，是极为相似的。

她回想瑞德轻前常常能用笑声把她从恐惧中解脱出来。她回想起他那宽阔的褐色胸膛和强壮的臂膀曾给过她多少安慰。因此她向他投以乞求的眼光，而这是好几个星期以来她头一次真正看见了他。她发现了他身上极大地变化，不觉大吃一惊。这个人现在不笑了，也不会来安慰她了。

邦妮死后，那段时候她对于他过于恼怒，过于沉浸以在自己的悲痛中，以致她只有在仆人跟前才跟他客平地说说话。她曾经忙于追忆邦妮的啪哒啦哒的脚步声和潺潺不绝的笑声，因此很少意识到他也在痛苦地回忆，甚至比她自己她更痛苦呢。在整个这段时期，他们见面时只不过客客气扭地交谈，就像两个陌生人在一家饭店里相遇，住在同一幢房子里，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饭，但是从来没有谈过心，没有交流过思想。

现在她已经感到害怕和孤单了，只要有可能，她是会打破两人之间这重障碍的，可是她发现现在他对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仿佛不愿意同她深谈。现在她的怒气已渐渐平息，她便想告诉他她并不把邦妮的死归罪于他了，她想伏在他怀里大声痛哭，告诉他她也曾将孩子的马术引为骄傲，并对她的甜言蜜语过分溺爱了。现在她愿意老老实实地承认，她以前那样谴责他，只是由于自己心里太难受，想减轻自己的痛苦就来刺伤他。然而，好像始终没有找到适当的机会来说这些。他那双黑眼睛茫然地望着她，不给她以开口的机会。而表示道歉的行动一旦拖下来，便越拖越难办，最后简直不可能了。

她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瑞德是她丈夫，他俩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结合，他们同床共枕，生了一个共同钟爱的孩子，而且很快又一起看到将这个孩子埋葬了，只有在那个孩子的父亲的怀中，在记忆和悲哀的相互交替中，她才能找到真正安慰，尽管这悲哀起初可能伤人，但毕竟有助于创伤的愈合啊！可是现在，从两人之间的情况来看，她还宁愿投入一个陌生的怀抱中去呢。

他现在很少待在家里。当他们坐下一起吃晚饭时，他常常是先从外面喝醉酒回来的。他喝酒时不再像以前那样越喝越文雅，酒兴上来了便爱刺激人，说些即逗趣又刻薄的话，那会使她听得忘乎所以，不禁哈哈大笑。如今他忧郁地喝闷酒，等到夜色深沉便突然酩酊大醉了。有时候，一大早她就听见他骑马跑进后院，去敲仆人住房的门，好让波克搀扶他爬上后面的楼梯，把他弄到床上去。以前瑞德是经常不动声色地将别人灌醉，让他们昏头昏脑，然后把他们弄上床去的呀！

他从前修饰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可现在显得邋遢起来了。连波克要他在晚餐前换件衬衫，也得大吵半天。威士忌的作用已经在他脸上表现出来，那长长棱角分明的下颚的线条正在渐渐消失，被一种虚胖的表像所遮盖，而布满血丝的眼睛底下也期了两个浮泡似的眼袋。他那肌肉结实的高大身躯显得松驰了，腰围也开始粗笨起来。

他有时干脆不回家，或者公然捎来一句话要在外面过夜。当然，他可能是喝醉了，在某家酒馆的楼上躺着打鼾呢，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思嘉总认为他是在贝尔.沃特琳那里。有一次，她在一家商店里看见了贝尔，她已经是个又粗又胖的女人，以前那些优美的风姿大多坦然无存了。不过，尽管她涂了那么多脂粉，穿着那么俗丽的衣裳，她还是显得胸乳丰满，几乎有母亲般的风韵，贝尔并不像别的轻浮女人那样在上等妇女面前低眉俯首或怒目敌视，却跟思嘉相对凝望，用一种关心和近似怜悯的眼光打量她，使得思嘉脸都红了。

可是她现在既不能骂他，不能向他发火，不能要求他忠诚或出他的丑，同时她自己也不能因为曾经为邦妮的死谴责过他而向他道歉。现在盘踞在她心头的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冷漠科难以理解的忧郁，这种忧郁之深沉是她从来都没有体会过的。她感到孤单，前所未有地孤单。也许在此以前她从来没有真正的孤单地时刻吧。她觉得现在又孤单又害怕，而且除了媚兰以外，没有一个人是她可以去倾诉。因为现在连她的主要支柱嬷嬷也回塔拉去了。她永远不会回来了。

嬷嬷走时没作任何解释。她向思嘉要路费时只瞪着一双疲惫衰老的眼睛伤心地瞧着她。思嘉流着眼泪恳求她留下来，她回答说：“我仿佛听到爱伦小姐在对我说：'嬷嬷，回来吧。你的事已经做完了。'所以我要回去。”

瑞德听见了那次谈话，他给了嬷嬷路费，并拍了拍她的臂膀。

“你是对的，嬷嬷，爱伦小姐是对的。你在这里的事已经做完了。回去吧。你需要什么请随时告诉我。"看见思嘉又来愤愤不起地插嘴时，他伸申斥说：“别说了，你这笨蛋！让她走！现在，人家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呢？"

他说这话时眼睛里迸发着凶悍的光芒，吓得思嘉畏缩着不敢作声了。

她后来怀着孤立无助的心情跑去问米德大夫，问道：“大夫，你看他是不是可能-是不是可能已发疯了？"

“不是，"大夫说，"不过他喝酒太多，再这样下去是会害死他自己的。思嘉，他爱那孩子呢，我猜他喝酒就是为了要记忆她。现在，小姐，我给你的忠告是忙跟他再生一个孩子。"

“哼！"思嘉走出大夫的诊所时怨愤地想，说倒容易，但做起来可难哪！她倒是很乐意再生一个孩子，生几个孩子，只要他们能够把瑞德眼睛里那种神色消除掉，把她心中那个痛苦的空隙填补起来。一个像瑞德那样黝黑英俊的男孩，或者再来个女孩，都行呀。唔，再来个女孩吧，一个漂亮、活泼、任性、爱笑的小女孩，不像爱拉那样浮躁，多好啊！为什么，唔，如果上帝一定得带走她的一个孩子的话，为什么没有带走爱拉呢？现在邦妮死了，爱拉也不能给她什么安慰。可是瑞德好像并不想再要孩子。因为他从不到她卧室里来，尽管现在她已不再锁门，而且常常把门半开着。他好像一点也不感兴趣。他好像除了威士忌和那个红头发的女人以外，对什么也不感兴趣。

他原来是喜爱嘲讽人但又令人高兴的，可现在变得严酷了：原来是犀利中带点幽默的，可现在只剩下残忍了。自从邦妮死后，许多曾经因他跟女儿在一起时那么彬彬有礼而深受感动、并转为尊重他的邻居妇女，都很想安慰他。她们在街上叫住他，对他表示同情，隔着篱栏跟他说话，说她们很理解他的心情。可现在既然邦妮死了，那个叫他讲究礼貌的原因已不再存在了，他的礼貌也就可以不要了。他骄横而粗暴地对待那些太太们，并打断她们的善意慰问。

奇怪的是那些太太们并不因此生他的气。她们很理解，或者自以为理解。每天黄昏时分他骑马回家时，他醉得快要坐不稳了，一见有人对他说话便皱起眉头。这时太太们只好说声“真可怜呀！"并且继续努力对他表示亲切的关怀。她们很替他难过，因为他伤心地回到家里后，却只能受到思嘉那样的接等。

大家都知道思嘉为人多么冷酷，多么无情。大家看见他显得那么轻松以就从丧失邦妮的悲痛中恢复过来了，都大为惊讶。他们从不了解，也不能去了解，她那貌似恢复的背后那番痛苦的挣扎。瑞德受到全城人的深切关心的同情，而他对此既不明白也不在乎了，思嘉为全城人所厌恶，但她却生平第一次感到需要老朋友们的关切了。

如今，除了皮蒂姑妈、媚兰和艾希礼外，她的老朋友们谁也不上她家里来了。只有那些新朋友坐着铮亮的马车来拜访她，急切地向她表示同情，还热烈地谈论起他新朋友的事来排遣她的忧愁，尽管她对后者根本不感兴趣。所有这些"新人"都是陌生人，没有一个例外！她们什么也不了解她。她们永远也不会了解她。她们对于她发家致富和住进桃树街上这幢大宅以前的生活，可以说一无所知。她们也不喜欢谈她们自己在穿着绸缎和坐上高车骏马之前的生活。她们根本不知道她曾经怎样奋斗，经历过什么样的穷困和种种艰险，最后才获得这幢大宅，这些美丽的服饰和银器，并且能举行豪华招待会。她们无法弄清楚。她们也不关心，这些天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人，她们似乎永远生活在事物的表面，没有关于战争、饥饿和打仗的共同记忆，没有扎进同样的红土地中和共同根底。

现在她真觉得孤单了，便很想跟梅贝尔或范妮，埃尔辛太太或惠廷太太，甚至那位可畏的老斗士梅里韦瑟太太，在一起聊聊天，消磨整个下午的时光。或者是邦内尔太太或-或任何别的一位老朋友，或者邻居，都可以。因为她们能够了解她。她们了解战争、恐怖和焚城的大火，见过亲人过早地死去，饿过肚皮，穿过破衣烂衫，受到过饥寒交迫的威胁。后来她们从废墟中建造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如果能跟梅贝尔坐在一起，回忆谢尔曼部队侵入时，梅贝尔埋葬了一个在逃难中死亡的婴儿，那倒是一种安慰呢。如果范妮来了，两人谈起彼此的丈夫都牺牲在戒严令时期最黑暗的日子里，也会很有意思。如果跟埃尔辛太太一起回忆亚特兰大陷落那天，这位老太太拼命鞭打着她的马跑出五点镇时那焦急的神色，以及车里那些从供销店抢出来的东西一路颠簸着撒落的情景，两人会哈哈大笑，觉得又后怕又好玩呢。至于梅里韦瑟太太，这位开面包店已开得兴旺起来的老太太，你要是和她争着讲往事，并对她说：“你还记得投降以后坏事怎样都变成好事了吗？你还记得我们不知道下一双鞋从哪里来的那个时候吗？可是，瞧瞧，我们现在的光景！"

那该是多叫人高兴啊！是的，那会叫人高兴的。现在她才明白了，为什么两个从前支持联盟的人碰到一起，会谈得那样津津有味，那样自豪，那样对过去怀念不已。那些艰难的日子是考验人们思想感情的日子，可他们都熬过来了。他们都是些老兵呢。她也是个老兵。不过她不能和亲密的伙伴来重温往日的战斗了。啊，她现在多么希望同那些跟她自己一样的人在一起啊-那些跟她经历与跋涉过同样历程的人，他们知道这历程有多么艰苦，可是它已成了你的一个伟大部分啊！

但是，不知为什么，这些人都溜走了。她明白这全都是她自己的过错。她从来没有很好地关心过她们，直到现在才想起-直到邦妮已经死了，她自己觉得又孤单又害怕，抬头只看见雪亮的餐桌对面那个黝黑的神情恍惚的陌生人，他在她的眼光下已经开始崩溃了。第六十一章\_\_